隐侠

卧龍生



臥龍生與武俠世界

方逸

武俠小說的鼻祖，是漢朝的遊俠列傳，而當今武俠小說的巨擘，活生生的一個幕後英雄，就非臥龍生莫屬了！

大學教授在上班途中，公司老板在處理業務的空隙，市井小民在偸閒的當兒，年青學生在通學的車上……這隨處隨時都可看到的一幕幕沉迷於武俠小說的有趣情景，已說出武俠小說之受各階層歡迎與喜愛的程度！且看他們聚精會神的關注與一心一意的忘情，想必又是正逢千鈞一髮、生死關鍵的節骨眼上了，這就是武俠小說的通俗與可愛！而武俠小說的幕後英雄，幾乎人人都耳熟能詳的當代巨擘，就非臥龍生莫屬了！

提到武俠小說也許使人馬上聯想到臥龍生，提到臥龍生就很少有人知道牛鶴亭了。臥龍生本名牛鶴亭，武林人物的仙風道骨、奇偉獨特在他身上却尋不出任何相同的形貌呢！步入不惑之年的他，其福泰、精幹、練達，倒像個叱咤商場的實業家！事實上，在一年前他也在中山北路和朋友合夥經營一家貿易公司，筆者走訪他時，繁忙的電話與各處的客人正使他應接不暇呢！小說家的生活却也有如此截然的不同面！

寫起武俠小說並成爲人人崇拜的小說家，對於臥龍生來說，實非始料所及：早在民國45年離開部隊後，便定居於臺南縣的大內山城，由於平日愛看通俗博雜的小說，自娛所趨，也開始寫起來了。46年便正式在成功晚報發表第一篇——風塵俠隱，接著第二篇——驚虹一劍震江湖又在民聲日報上刊登，於是就愈寫愈多，愈寫愈好，也愈來愈叫座，因而聲譽鵲起，臥龍生便成了家喻戶曉的知名人物。到目前爲止，已寫了二十部之多，其中最令他滿意，也是最受讀者歡迎的要算在大華晚報的「飛燕驚龍」及中央日報的「玉釵盟」兩篇了。

一個個層出不窮的奇情故事之所以在他筆下被描繪得如此動人心魄，童年的生活，家鄉的習俗都是他挖掘不盡的豐富礦床：在他的家鄉河南嵩山有名震四海的少林寺，小時候由大人口中聽來的種種傳奇給了他很深刻的印象，也醞釀了種種奇特的幻想。

相傳大唐佛教興盛時期，大摩祖師由印度前來，住息在嵩山少林寺，創立了大摩易筋經，專門鍛鍊和尙，使他們強身健體如銅筋鐵骨：因爲在嵩山幾千公尺上的少林寺廟，和尙們挑水取食上上下下非有強壯的身體不能勝任。正因爲如此承傳下來，少林寺便成爲中國武術的發源地，其間武林人物的英雄傳說最使他嚮往，而抗戰前的河南民間，一直都是風氣閉塞之地，人民兇悍，國術流行，拜師學藝非常嚴格，非二、三十年莫不爲功，在年節、廟會常有一些孤僻奇特的人作出驚人的表演，這些追憶都成爲日後故事的藍本。

武俠小說中的人物常都具備飛簷走壁的輕功，令人欽羨，也不可思議。到底有否武功這回事，也許很多人都存疑著這個問題，臥龍生肯定地確認這個事實，只是武俠小說中過份誇張了一點罷了。在他小時就曾見過如此神奇的人，故事是這樣的：一個18歲的新郎在他洞房花燭夜時，突然捨新娘而不顧，逕自隱遁到少林寺出家練武，一幌四十年過了，雖未體會佛家的精髓，倒是練了一身好功夫，一日他下山化緣，見男女及家庭倫常之樂，在這種誘惑下，便返家還俗。臥龍生就親眼看過這和尙一脚挑起幾千斤重的石棍；身子貼在石壁上，而兩脚懸空………這僅是個中一例，在當時是屢見不鮮的。科擧時代武功如此盛行，主要的是除了文科外，還有武擧，武功好的就能求取功名利祿，這也是人們練武的一大理由！

臥龍生本人並沒學過武術，只是環境的耳濡目染使他對此發生很大的興趣，在他故事中種種武功的生動描述完全基於研究和揣測。他搜集過各類的武術、拳書，翻閱過名山大川的地理特色，先有了故事大綱，加上想像創造，予以美化及舖陳，一篇奇情的武俠故事就此完成。這些故事背景大致取材於明朝的稗官野史，以一兩個英雄人物的事蹟爲經緯，穿挿入兒女戀情，整個佈局造成高潮跌宕，疑雲重重，突然山窮水盡，忽又柳暗花明，在氣氛節奏的緩慢調節上儘量使其曲折起伏，自然而然，讀者就被誘入彀中了。當然，時代背景不同，種種的差距，個中描繪就不能以現代的尺度來衡量了，以男女愛情來說，過去是屬古典、含蓄的，與今天的新潮、開放截然不同，下筆的輕重就要仔細的思量斟酌了。







臥龍生

天不算太冷，但高展的衣服太單薄，腹中飢餓，使得抗拒寒冷的力量減弱了很多。

昨夜，他躑躅街頭，希望能使身上的血液運行加速，以抗拒初冬的寒意。但兩天來粒米未進，使得他完全沒有走動的體能。飢餓竟是那樣的難以忍受。

他是個年輕的人，二十一、二的年紀，還是朝氣蓬勃的青年，但飢餓折磨得使他是那樣的有氣無力。

天亮了。

冬晨的寒意更濃，高展凍得渾身有些發抖。

他伸手摸摸衣袋中僅有的一面玉牌，心中暗暗的忖道：這玉牌，也許不太值錢，但至少，也該能換兩個饅頭，和一碗熱騰騰的牛肉湯。

眼前，他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吃一碗熱湯逐逐身上的寒意。

馬同子的牛肉店已開門了很久，高大的爐灶，可以放下整條牛的大鐵鍋中，散發出濃重的肉香。

店中坐滿了人，馬同子的牛肉湯是開封府的一絕，自從馬同子開了這一座店，二十年來就沒有熄過火，但他每天至多只賣一條牛。

生意愈來愈好，每天，天亮不久，就賣完了整鍋的牛肉，關上了大門。

高展的運氣還不算頂壞，天色大亮，馬同子的牛肉店還在開着。

他的手伸入衣袋中，僅握着衣袋中僅有的一面玉牌，踏進了馬同子的店中。

這是大地方，太平盛世，像高展這樣的年齡，如若只想一求溫飽，並不是太難的事。

但他用完了身上的最後一文錢後，卻陷入飢餓交迫的窘境中。

他身上僅餘的一襲藍衫，表示出他是個讀過書的人。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但滿腹經書，卻不能抵禦飢寒。

百無一用是書生，高展深深體會到了在飢寒交迫中，縱然是滿腹經綸，也一樣會餓得頭暈眼花。

熊熊的爐火，蒸蒸上騰的牛肉香氣，使高展一腳踏入店門，就感覺到一陣週身舒適的暖意。

店伙計滿臉笑意迎上來。

不管如何，讀書的人還是受着世上人相當敬重的。

店伙計年紀不大，一身結實的肌肉。衣服穿的比高展還少一些，但忙碌的臉上却微現汗水。

高展被讓入一座位上，店伙計哈着腰笑道：「公子！您吃點什麼！」他笑的很眞誠，也帶着一份羨慕的敬重。

高展却慚愧的低下了頭，聲音低低說道：「隨便吧！」

店伙愣了一愣，立刻笑道：「公子，您是第一次光顧小店吧！」

高展道：「是！」

店伙計道：「像公子這樣身份的人，實也很難得光顧小店。」

原來，高展那一件藍衫，雖然舊了些；但却是上好的絲綢製成。

店伙計送上了一盤白切牛肉一碗熱湯一小塊鍋餅。

像高展這樣文雅的人，這些數量已算稍多。但高展吃完了之後，竟然同樣的叫了一份。

店伙計雖然有些訝異，但却未多問。

高展又把一份湯餅吃完，腹中飢餓已消。

目光轉動，只見店中客人已散，幾十付座頭上，只餘下自己一個人。

那店伙計還帶着滿臉的笑意，站在旁側，低聲道：「公子，您吃了十六文銅錢。」

高展只覺臉上一熱，急急低下頭言道：「我沒錢！」

店伙計呆了一呆，道：「公子！您說什麼？」

高展暗暗嘆息一聲道：「我沒錢。」

店伙計這一次聽清楚了，笑一笑道：「公子，銀子也行，咱們找給您！」

高展搖搖頭，臉上是一片尷尬，道：「我也沒有銀子，只有這個。」他取出衣袋中僅有的一塊玉牌，放置在桌上。

那是凝如羊脂的白玉，兩面都雕刻了精緻的花紋。

店伙計取在手中，仔細瞧了一陣，道：「公子，這塊玉看來不錯啊！」

高展輕輕吁了一口氣，道：「能抵過這頓飯錢麼？」

店伙計道：「公子，您……」

高展急急站起了身子，道：「你收着，我有錢再來贖回去。」他站起了身子，快步衝了出去。

他跑的很快，快的連店伙計想招呼都來不及。

望着高展的背影，店伙計笑一笑，忖道：「我可以請他一頓的，但他却留下了這面玉牌。我該好好的替他保存起來，等他來贖回去……。」

他伸手摸出了腰中的銅錢，抵上了高展的飯帳。

時光匆匆，轉眼三月。

店伙計用紅絲繩把玉牌穿了起來，掛在頸間。

他盼望着高展來贖回這面玉牌，甚至不要錢奉還給他也可以。

但高展却像投入大海的沙石，一去不返。

漸漸的，店伙計忘記了這件事情。

馬同子的牛肉店，生意愈來愈好，幾個店伙計也愈來愈忙。

這日，天色剛亮，馬同子店外來了三匹快馬。

一個穿着青綢長衫，團花馬褂的中年人，帶着兩個二十四、五歲的年輕佩刀漢子。

掌鍋切肉的馬同子，一看來人，放下了肉刀，迎了上去，道：「佟爺！您老半年沒有來過了！」

長衫人笑一笑，道：「保了一趟京鏢，一去半年，半年沒有吃過你的羹湯肉了。」

馬同子親自把佟大爺讓入坐位，兩個年輕的佩刀漢子，却分立在佟大爺的左右站着。

佟大爺笑一笑，道：「你們坐吧！吃東西，怎麼站着吃……」

突然間，佟大爺停住了口，兩道目光却捉住在掌火的伙計身上。

隆冬季節，但那掌火的店伙計，却被那熊熊的火勢薰烤的一身大汗。

他脫去了上衣，只穿着一件內衫，頸間紅絲繩下，垂着一塊玉牌。

火光映照在那玉牌上，閃閃發光。

佟大爺兩道像冷電一般的目光，就盯住那塊玉牌上。

馬同子順着佟大爺的目光，瞄了那玉牌一眼，道：「佟爺，您瞧什麼？」

佟大爺道：「那位小伙子是……」

馬同子道：「是店裏的伙計，做事很勤快，兩月前才調去掌灶……。」

佟大爺似乎是根本未聽他說些什麼，人已站直了身子，對那個伙計行了過去。

兩個佩刀的年輕人，緊隨左右。

店中客人都停了碗筷，目光都轉到佟大爺身上。

在開封府的人，不認識佟大爺的人，只有一種人，那就是瞎子。如是沒有聽過佟大爺佟林名字的人，那人至少已聾了十年。

因爲，佟林在十年前那一場力拚三怪的大戰中，保全了開封府的名望和安寧。

馬同子緊跟在佟林的身後，心中却是一片茫然。

全店中人，只有那負責掌灶的人不知道佟大爺行到爐子前面，他還在低着頭加柴添火。

佟林行近灶臺前，整整馬褂、衣袖，恭恭敬敬抱拳一揖，道：「兄台……」

加柴的店伙計雖然聽到了兄台這句話，但他連頭也未回一下。

這世上，如若有人被稱兄台，那人絕不會是他。

馬同子瞪眼，道：「小斗子，你耳朵聾了麼！」

這一次掌灶的伙計聽到了。

有人叫小斗子，那一定是他，這店中不會再有第二個小斗子。

拭拭臉上的汗水，小斗子轉過身子，望了馬同子一眼，道：「你叫我……」

馬同子恨得直咬牙，道「小斗子，你瞎了眼麼？」

小斗子被罵糊塗了，揉揉眼睛，道：「沒有啊！我好好的……」

馬同子接道：「你眼睛如是沒有瞎，爲什麼沒有瞧見佟大爺？」

小斗子道：「我瞧到了。」

馬同子道：「瞧到了，你還不快跪下去，難道你眞要受佟大爺一個禮麼？」

敢情佟林還在哈着腰，抱拳未動。

小斗子望望佟林，這才撲通一聲跪了下去，道：「佟爺，小斗子給您磕頭——」

佟林伸手扶起了小斗子，笑道：「小兄弟，你是眞人不露相，我佟某人慚愧得很……」

小斗子一頭霧水，馬同子也聽得丈二金鋼摸不着頭腦，輕輕咳了一聲，道：「佟爺，這是怎麼回事？」

佟林笑一笑，道：「馬兄，沒有你的事，我要和這位小兄弟聊聊，你們忙着，別怠慢了客人。」

馬同子還想問，但他看佟林一臉莊肅之色，却不敢再多問。

小斗子被讓了上位，吃的是馬同子調製辣蒜拌肉。

他穿上了上衣，呆呆的坐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佟林叫了一壼二鍋頭，破了戒喝起早酒。

小斗子被佟大爺待作上賓，不停的敬酒。

兩方面身份懸殊，小斗子受寵若驚變的有些木然。

佟林敬他酒，他就喝，要他吃，他就吃，但却始終不說一句話。

他從未經歷過這種場面，一時實也想不出說什麼。

敬過三次酒，佟林才放下了酒杯，道：「兄台，可否見告高姓大名。」

小斗子抓抓頭，道：「我姓李，叫小斗，平常大家都叫我小斗子。」

佟林輕輕吁口氣，道「兄台，到開封很久了吧？」

李小斗道：「大概有一年多些了。」

佟林道：「唉，佟某人眞是慚愧啊……慚愧，李兄到開封一年多了，兄弟今日才見到，……」

語聲微頓，四顧了一眼，低聲接道：「這地方，不是說話之處，兄弟囘去，準備一下，再來接駕。」

李小斗道：「我，我——」

佟林急道：「李小兄千萬不可推辭，兄弟是一片誠意，再說，我還有事請教，李小兄如不賜允，佟某就無顏見江湖朋友了。」

李小斗不知該如何開口，只好點點頭。

佟林面現喜色，道：「好，就此一言為定，申時左右，兄弟親來接駕。」

站起身子，匆匆向外行去。

馬囘子送到門外，低問「佟爺，這是怎麼囘事？」

佟林搖搖頭，道：「大隱於市，兄弟瞎了眼，你也是睜眼瞎子，像這等高人，在你店中待了一年多，你竟然瞧不出一點痕跡，馬兄，你那鐵沙掌練的不錯，可惜，沒有把一雙眼睛練好。」

敢情，這馬囘子也是一個武林中人，只是他深藏不露，未為人知。

但他瞞不過佟林那一雙神目。

馬囘子苦笑一下，道：「你是說小斗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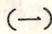
佟林冷冷接道：「馬兄，別再如此的吆喝，我去後，你好好招呼着，申時，我親自來接駕，以示誠心，不知者不罪，目下，咱們已經知道了，不能再失禮數。」

馬囘子道：「佟爺，我被你說糊塗了，你是說小斗子是一位高人……」

佟林道：「高人兩個字，還不足以形容他，就拿着佟某人這個身份來說，也不够格和他論交。」

馬囘子道：「佟爺，你這一說，我豈不是連邊都挨不上了……」

語聲一頓，接道：「不過，李小斗，他不像……」



(一)





隱俠

第二章 白玉牌



臥龍生

隱俠（二）

佟林皺皺眉，接道：「你說他什麼不像？」

馬回子道：「佟爺，小斗子在我這座牛肉店裡混了一年多了，我老馬就瞧不出他有什麼過人的地方！」

佟林哼了一聲道：「馬兄，要是早被你看出來，今個咱們開封府的地面上，也不會丢這個人了。」

馬回子呆了一呆，道：「有這樣嚴重嗎？」

佟林嘆口氣，道：「好了，馬兄，由現在起，你好好兒的看着他，別讓人家拂袖而去，過去咱們不知道，他可能不會計較，現在，咱們知道了，那就不能再有任何怠慢佳賓的舉動，我回去準備一下，以示虔誠，你好好地看着人。」

也不待馬回子再說什麼，飛身上馬，如飛而去。

望着佟林遠去的背影，馬回子出神許久，才緩緩轉回店子。

小斗子正在收拾灶前木柴、火棍。

馬回子輕輕咳了一聲道：「小斗子，不用忙活了，走，咱們聊聊去。」

他不敢頂撞佟大爺，但內心中却是很不服氣。

小斗子在牛肉店中作了一年多工，馬回子實在瞧不出他有什麼可疑之處。

但佟林大爺是開封府第一好漢，怎麼會看走了眼。

這就使得馬回子心中疑團重重了。

帶着小斗子，行入內廳，拱拱手道：「小斗子啊！你可寃苦了我！快些請坐。」

望望馬回子，小斗子有些茫然無措，今個一切都不太對勁，但老闆叫坐下，也就只好依言坐下。

馬回子這座牛肉店，連着住家，但小斗子作了一年多的長工，却是從來沒有進過內廳。

瞪着一對環眼，馬回子上下打量小斗子，他想從小斗子身上瞧出一些內情，但他很失望，怎麼都瞧不出小斗子是位高人。

但佟大爺不會看錯，馬回子心中暗自忖思：難道這小子已練到了不着皮相的境界，得用話探探他。

主意已定，吁一口氣，說道：「小斗子，這年把來，我沒有好好待你，你可不能放在心裏，這叫做不知者不罪。」

李小斗皺皺眉頭道：「東家，你一直待我不錯啊！」

馬回子道：「這話叫在下聽起來好生慚愧，小斗子，我馬回子沒好好待你，可是也沒刻薄你什麼。小斗子，你可是眞叫李小斗嗎？」

李小斗苦笑一下道：「我爺姓李，我也姓李，我爹給我取個名字叫小斗，我不叫李小斗也不行啊！」

這一下，馬回子苦笑了，笑得一臉愁容，道：「小斗子，你說的好生清楚。」

馬回子忽然挺身而起，一掌拍在小斗子的前胸，他出手太快，快的小斗子簡直沒有法子閃避，小斗子仍然楞楞的坐着，動也未動一下。

馬回子掌近前胸，忽然間，停下掌勢道：「小斗子，你怎麼不躲？」

他練的鐵沙掌，這一掌之力，可以碎石成粉，小斗子如被擊中，勢必當場骨折，不死也要殘廢。

李小斗木然說道：「我不敢躲，也躲不開。」

馬回子簡直無法可想了，揮揮手道：「小斗子，你請到前堂歇着，佟大爺沒有看走眼，那就是我馬回子眼珠子被雁兒啄了。」

李小斗看東主臉色一片冷肅，那裡還敢接口，站起身子悄然而去。

申時光景，佟大爺依約而來。他穿着長袍瓜皮絨帽，帽頂上明珠閃光，長袍外面還罩着一付團花黑馬褂，一付莊嚴的光鮮打扮。

馬回子也換了一件藍綢子長袍，迎着佟大爺進入內廳。只道李小斗已被馬回子當作上賓，坐在廳中等待，也未多問。

直待進入內廳，不見李小斗身在何處？才一皺眉頭道：「馬兄，李少兄呢！」

馬回子搖搖頭，低聲道：「佟爺，這一回恐怕你看走了眼……。」

佟林接道：「馬兄，我看起眼呢！還是你有眼不識金山玉……。」

馬回子急道：「佟爺，你聽我把話說完。」

佟林耐着性子道：「好，你說快些好了。」

馬回子道：「我試過他，實在瞧不出一點門道，佟爺，你是咱們開封府道子上的第一號人物，這麼鄭重其事請他，不出一天，必然會鬧個全城皆知，萬一鬧出了笑話，那可不是件光彩的事情。」

佟林大概是也聽得動了心，以他這個身份，眞要鬧出一場大笑話，那可是見不得人的事，點點頭道：「你怎試他的？」

馬回子說明了經過，接道：「我那一掌不開碑也可碎石，就算他是練家子，也未必承受得起，他竟然不躲不避。」

佟林沉吟道：「馬兄，人家那一份膽氣如何？」

馬回子道：「我瞧他不是膽氣。」

佟林道：「不是膽氣是什麼？」

馬回子道：「我瞧他是嚇呆了。」

佟林輕輕吁了一口氣道：「馬兄，我自信不會看錯，你請李少兄出來吧。」

馬回子無可奈何，只好去招呼李小斗。

李小斗穿一身藍布對襟夾襖，土布長褲。

這是所有衣服中最好的一套，但夾襖的袖口上，仍然沾了不少油的汚。

佟林目光移動，隱隱可見李小斗頸間的紅色絲繩。

繫着那塊白玉牌的絲繩。

原來李小斗來得太急，連上面的兩個衣襟扣子都還未扣好。

想到那白玉牌，佟林的信心突增，一抱拳道：「李少兄，門外車馬恭候，請起駕吧！」

也許是佟林說的太文氣，李小斗有些聽不太懂，想了一陣，才舉步向外行去。

馬回子望着李小斗的背影舉步向外行去。

× × ×

佟府的大廳上，燈火輝煌，四盞垂蘇宮燈，照得大廳一片通明。

廣敞的大廳，至少可以擺上十二桌酒席，但却只擺了一桌。

李小斗坐了首位，佟林坐的主位，陪客只有一個馬回子。佳餚羅列，十之八九都是李小斗沒吃過的東西。

李小斗在佟林殷勤款待中，變成一個木頭人。

他似乎已完全失去了主持自己的能力，佟林說什麼，他就聽什麼。

敬他吃酒，他就乾一杯，讓他吃菜，他就吃一口。

小斗子身體壯得像條小牛，酒量也大得出奇，一連乾了二十杯以上的陳年狀元紅，竟然是面不改色。

馬回子作陪客，但心裡却是急燥，賓主雙方，似乎都沉得住氣，馬回子却是越來愈毛躁。

他左看右看，怎麼看小斗子也不像一個高人。忍了再忍，最後還是忍不住，低聲說道：「佟爺，咱們該不該問他幾句話。」

佟爺也看不出李小斗一點蛛絲馬跡，但他爲人持重，不肯輕言，點點頭道：「馬兄心中有話，不妨請教一下李少兄？」

馬回子就等佟林這句話，啪的一聲，放下筷子道：「小斗子。」

小斗子正端着酒杯喝酒，聽得一怔，放下酒杯道：「東家，有什麼吩咐。」

馬回子道：「你酒也喝足了，菜也吃飽了，可以說幾句話了。」

李小斗哦了一聲道：「東家要我說什麼？」

馬回子道：「我怎麼知道你要說什麼？」

李小斗道：「東家，我沒有什麼可說的啊！佟大爺要我喝酒，我就喝，要我吃菜我就吃。」

馬回子道：「除了吃喝，你不能說些別的嗎？」

李小斗道：「東家要咱說什麼呢？」

馬回子氣歪了鼻子，道：「你究竟會不會武功？」

李小斗搖搖頭。

馬回子道：「佟爺，這小子扮猪吃老虎，我看不給他兩下狠的，他是不肯說實話，你佟爺別管，我要招呼他兩下子。」

事情至此，佟爺也完全沒有信心，一面搖手示意馬回子不可莽撞，一面說道：「李少兄，莽倣也要適可而止。我佟某人是一片誠心接待，你再深藏不露那就不好意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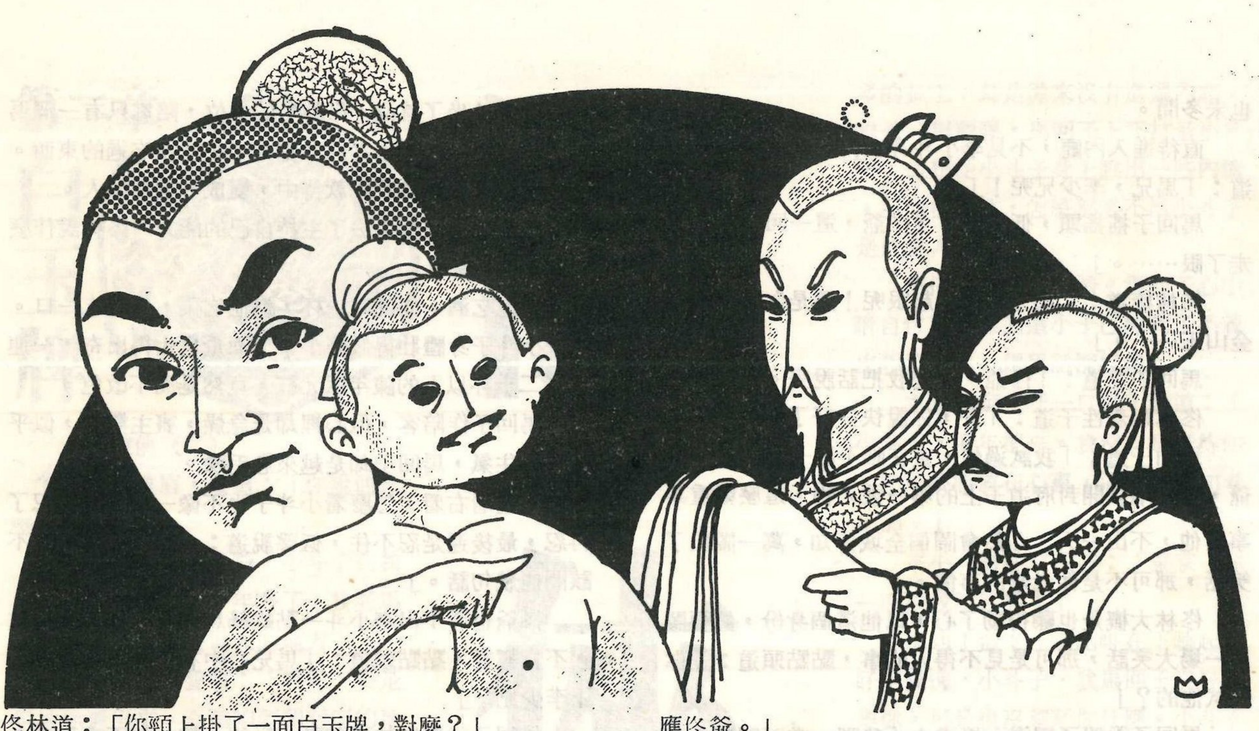
李小斗搖搖頭，道：「我沒有做作啊……。」

佟林吁一口氣，道：「李少兄，你說的是眞話？」

李小斗道：「眞話，一點也不假。」

佟林道：「好，那我就請教李少兄幾個問題，希望你李少兄能據實回答。」

李小斗道：「我會句句都說實話。」



佟林道：「你頸上掛了一面白玉牌，對麼？」
李小斗點點頭道：「是有一面白玉牌。」
佟林道：「那玉牌是從何而來……。」
李小斗道：「是……是別人送的。」
佟林道：「什麼人送的？」
李小斗道：「我不敢說。」
佟林道：「爲什麼？」
李小斗道：「恐怕東家會生氣。」
佟林道：「不要緊，你直說，你東家如果生氣，我替你擔待下來。」
李小斗道：「這玉牌是一個吃飯的客人送的。」
佟林哦了一聲：「他爲什麼要送你？」
李小斗道：「因爲他沒有錢付賬。」
馬回子道：「喝，你膽子不小，人家拿這面玉牌頂賬，你就把它留下來了。」
李小斗急道：「不是的，不是……」
馬回子接道：「不是，是什麼？」
李小斗道：「我掏錢替他還了賬，留下玉牌，希望他來贖回去，但一直等了他幾個月，還不見他回來。」
佟林道：「那是什麼樣子的一個人？」
李小斗道：「看上去像是一個讀書的公子。」
佟林道：「他可曾留下姓名？」
李小斗道：「沒有，他留下玉牌就跑了，只說了一聲，我有錢來時贖回去，可是他一直沒有來，想是還沒找到錢呢。」
佟林啼笑皆非，搖搖頭，道：「小斗子，咱們商量個事情，好麼？」
李小斗道：「好啊！只要我小斗子能辦得到的，一定答應佟爺。」
佟爺道：「這玉牌你留着沒有用，不如留在我這裡，我給你一百兩銀子，店伙計也不用做了，回家買幾畝田，好好的過日子吧！」
李小斗搖搖頭：「什麼事咱小斗子都可以答應你，唯獨這件事我不能答應。」
馬回子道：「除了這，佟爺還會和你商量其他事！」
李小斗道：「東家，這東西是別人的，我怎麼能够作主留給佟爺。」
馬回子道：「玉牌雖好，却不能吃，你留着作甚，一百兩銀子，够你受用了，就算你家裡有個三、五人，也够過生活了。」
李小斗很固執，道：「不行，這玉牌非我所有，決不能送人。」
馬回子一拍桌子，震得碗筷一陣嘩嘩直響，道：「快給我取下來。」
李小斗望望馬回子，不敢違背他的話，解開前胸的幾個衣釦，取出了玉牌，道：「東家，就是這個。」
馬回子一伸手道：「拿給我。」
李小斗無可奈何，只好把玉牌交給馬回子。
馬回子伸手接了過來，瞧了一眼，道：「佟爺，可是這面玉牌。」
李小斗道：「佟爺，這東西不是我的，你就高抬貴手，將玉牌還給我。」
佟林笑笑道：「李小斗，你今夜就在此休息一宵，明天我會要他們套一輛車，一早就送你上路。」
李小斗道：「那面玉牌呢？它不是我的——。」
（欲知詳情・請看下期）



第三章 天雷老人



隱俠

臥龍生

佟林接道：「那人幾個月沒有來贖了，想是不會再來了。再說，你已經等了他幾個月，實在也盡了心，就算他再找來，你也可以告訴他，被你賣了。」

李小斗哭喪着臉，道：「佟大爺，不行啊！這不是騙人家了麼？」

佟林哈哈一笑，道：「小斗子，你本來也是要賣的啊！我已決定多給你一百兩銀子，一共是兩百兩。」

李小斗道：「佟爺，我可不可以不賣？」

佟林道：「不行，這玉牌我是買定了。」

李小斗突然望着馬回子，道：「東家，東西是我交給你的，你可要還給我呀！」

馬回子怔了一怔，道：「你說什麼？」

李小斗道：「你把玉牌拿去的，你該還給我。」

對馬回子如此說話，還是第一次，馬回子突然間有着一種被火炙的感覺，霍然站起身子，道：「小斗子，你再說一遍，我看你是要造反了。」

李小斗心中實在很害怕，身體也有些顫抖，但他仍然鼓足了勇氣，道：「你拿了我的玉牌，這是眞的。」

馬回子一伸手，抓住了李小斗的衣領子，如提小鷄般，把李小斗提了起來，道：「你小子敢出言傷我？」

李小斗突然間，變的十分倔強起來，高聲說道：「東家，你講不講理，這東西是我的，我可以不賣，你們不能強迫我賣。」

馬回子怒道：「你給我聽着，這一年來，我待你不薄，那人吃了我的牛肉湯，沒有錢，拿這塊玉珮作爲抵押給我馬回子，你却自掏腰包墊了錢。」

李小斗道：「東家，這玉珮不是我的，我墊錢沒有錯，那是買你的牛肉湯，我只是替他保管玉珮，人家只要來了，我就把這個玉珮還給人家。」

馬回子怒道：「你是什麼熊心豹膽，今個竟敢硬着頸子給我抬槓，我要不給你點顏色瞧瞧，你小子還不知利害……。」

馬回子道：「佟爺，你瞧瞧這小子楞成什麼樣子，火起來，我一掌劈了他。」

佟林搖搖手道：「馬兄，不要上火，小斗子，兩百兩銀子不算少了，如是你還想多要一些，咱們也可以商量。」

李小斗冷冷說道：「佟爺，我小斗子很窮，所以才出來作小子，不過，我窮死了，也不能賣別人的東西，兩百兩銀子很多了，但我不能賣。」

馬回子道：「佟爺，不用管他了，我先收拾他一頓，看他還強不強嘴。」

慢慢揚起了手掌。

這一次，佟林沒有再阻他。

李小斗瞪大着眼睛，望着馬回子那寬大的手掌、粗壯的手指。

眼看掌勢就要擊中李小斗身上，突聞一個冷冷的聲音傳了過來：「住手！」

李小斗回頭望去，只見一個身着灰衣的老者，帶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姑娘，慢慢行了進來。

那長者長髯垂胸，雙眉花白，但却滿面紅光，看上去全無老態。

小姑娘布衣荊釵，仍然掩不住天生麗質。

馬回子停下手，放開了李小斗，冷冷說道：「兩位是什麼人？」

灰衣老者撫髯微笑道：「不用管老夫是什麼人，但老者是爲玉牌而來。」

佟林怔了怔道：「玉牌！請問老丈和這玉牌是什麼關係？」

灰衣老者道：「那你佟總鏢頭爲什麼要強買這塊玉牌呢？」

佟林道：「這就不是老丈該問的事了。」

灰衣老者道：「所以老夫也不用說明內情了。」

回顧了跪伏在地上的李小斗，接道：「小蘭兒，過去，先看看那李小兄受傷了沒有？世上有這樣忠實的人，如是讓他受了委屈，那豈不是天道無眼了。」

那布衣少女小蘭兒應聲走了過去。

馬回子一橫身，攔住去路，冷冷說道：「站住！」

小蘭兒停下了脚步，抬起粉臉，望望馬回子，道：「你給我閃開去！」

馬回子怒道：「你說什麼？」

小蘭兒道：「我要你閃開去！」

馬回子哈哈一笑，道：「小姑娘，你這麼瘦瘦弱弱的，咱老馬一掌，就可以劈傷了妳！」

小蘭兒嫣然一笑接道：「你試試吧！」

馬回子怒道：「小丫頭，不聽咱老馬之言，可別怪我傷了你。」

說着呼的一掌劈了過去。

小蘭兒嬌軀一閃，右手揮出，人已從馬回子身側掠過一邊。

馬回子却哎喲一聲，抱着右手蹲了下去。

佟林凝目望去，只見馬回子左手抱着右腕，滿臉痛苦之色，心想遇上了高人，吁了一口氣後，說道：「馬兄傷的很重麼？」

馬回子道：「右腕上骨疼如裂，不知道這丫頭用的什麼手法。」

小蘭兒道：「你口中不乾不淨的丫頭，丫頭，我要打落你一口牙齒。」

馬回子苦頭吃的不小，竟然不敢再回嘴。

就這一陣子功夫，馬回子頭上忽然間滴落下汗水。

顯然，他確在承受着極大的痛苦。

佟林大步行了過去，接過馬回子的右手一看，臉色頓然一變，道：「蘭花拂穴手。」

灰衣老者笑一笑，道：「佟爺高明。」

看是看出來了，馬回子傷在蘭花拂穴手下，但他就是無法解去馬回子的痛苦。

這時，小蘭兒已經扶起了李小斗。

李小斗沒有受傷，只是他目睹東家馬回子的怒火，不敢站起來。

佟林輕輕咳了一聲，道：「蘭花拂穴手法，江湖上很少人會施用，老丈莫非是天雷老人？」

灰衣人笑一笑道：「正是老夫。」

佟林臉色變了，馬回子的臉色也變了，幾乎忘記了身上的痛苦。

天雷老人，太可怕了，綠林道上，聞名的一位奇人，天雷二字，正是江湖上送給他的別號，綠林道上遇上了這位老人，就像是遇上了天雷一樣，立刻會得到報應。這些年來，這位江湖上的奇人，已經很少在江湖上走動，想不到今夜却出現在開封府。

天雷老人的名頭太大了，佟林楞了很久，才想起讓坐，一抱拳道：「老前輩請坐。」

天雷老人笑一笑，伸手在馬回子右手上輕輕一拂，刺骨的劇疼，突然間停止了。

小蘭兒復步行了過來，低聲道：「爺爺，這小子很可惡，應該讓他受一會罪。」

佟林一抱拳道：「不知者不罪，咱們不知是大俠光臨，萬望恕罪。」

天雷老人回顧了小蘭兒一眼，笑道：「小蘭兒，爺爺這一生中，雖然嫉惡如仇，殺了不少的人，但却從沒有誤殺過一個好人，人性中有很多的缺陷，得饒人處且饒人。」

小蘭兒接道：「爺爺，你說他們都是好人麼！」

天雷老人道：「佟總鏢頭是開封府中的武林領袖，極受人敬重的大英雄，至於馬回子麼，雖然暴燥了一些，但可也是安安份份的生意人。」

小蘭兒冷笑一聲，道：「如若他們都是好人，爲什麼會動了謀取玉牌之心。」

佟林嘆息一聲，道：「姑娘，這等珍貴之物，如是藏放在小斗子身上，那豈不是十分危險的事麼？一旦遇上了識得此物之人，懷璧其罪，只怕小斗子，性命也保不住了。」

天雷老人道：「佟兄肯出二百兩銀子買此玉牌，出價雖然有如天壤之別，但總算還沒有強取豪奪之心。」

佟林臉一紅，道：「慚愧！慚愧！」

天雷老人拂髯微笑道：「人性中難免貪念，這也難怪佟兄了。」

佟林垂下頭去，不敢再言。

馬回子楞在一側，心中大感奇怪，忖道：「一面玉牌，能值幾何？二百兩銀子，已經是不算少的了。」

但聞天雷老人接道：「佟兄，目下你準備如何處置這塊玉牌。」

佟林道：「那位李少兄，還沒有答應把玉牌賣給在下，此物還是李少兄所有，在下應該原物奉還。」

說了便把玉牌送到李小斗的手中。

李小斗接過玉牌，沉吟了一陣，搖搖頭道：「我要回家了，這玉牌，我不能帶走，東家，放在你那裡吧，等那公子再來時，付了飯帳，也好贖走玉牌。」

馬回子不敢伸手去接，望望天雷老人，又望望佟林，道：「佟爺，這玉牌，咱們要如何處置？」

佟林道：「有天雷大俠在此，咱們都不用再費這份心了。」

天雷老人目光轉注到李小斗的身上，接道：「這位小弟，那位留下玉牌的是什麼樣子的一個人物？」

李小斗描述了高展的形貌，放下玉牌，道：「這玉牌不是我的，我只是代人保管，如今我要走了，不能帶走這面玉牌。」

轉身向外行去。

馬回子皺眉頭，道：「小斗子，你要到那裡去？」



李小斗道：「我回家啊，學種田去。」

馬回子道：「爲什麼不幹了？」

李小斗苦笑一下，道：「我惹你東家生了那樣大的氣，難道你還會用我不成？」

馬回子道：「我不准你辭工，像你這等正直誠實的人，咱老馬打着燈籠找，也找不到啊！回店裡去吧，明個你就是二掌櫃的，我還要把這一身手藝傳給你，你能撑起來了，我就把那店面送給你，咱也該退休了，好好的享他幾年清福。」

李小斗感動得熱淚盈眶，道：「東家，你不生小斗子的氣，還留我工作，我已經感激不盡了，怎麼敢當你這樣提拔？」

馬回子道：「兩年前我就想關了店不幹啦，但又泊開封府找不出一碗好牛肉吃，沒有法子，只好硬着頭皮撑下去，由明個起，你就跟着我，學好我這身手藝。」

李小斗道：「東家，我，我……。」

馬回子接道：「怎麼？你不願意幹？」

李小斗道：「不是，我泊我幹不來。」

馬回子道：「誰說的，這又不是什麼讀書、寫字那樣困難的事，只要你用心學，我肯教，多則一年，少則半載，你就會全學去了。」

小蘭兒嗤的一笑，道：「馬回子，現在看來，你倒不像是一個壞人嘛！」

馬回子道：「咱們將本求利，起五更，爬半夜的，積了一點銀子，取之有道，自然不是壞人了！」

小蘭兒點頭，道：「爺爺，這個人眞不錯……。」

天雷老人笑一笑，道：「小蘭兒，一刻之差，剛才你還說他很壞，現在，怎麼忽然說他好了？」

小蘭兒道：「爺爺，剛才他兇巴巴的嘛……。」

天雷老人道：「現在呢？」

小蘭兒道：「現在麼？看他是個蠻好心的人，可惜，他沒有讀一些書！」

天雷老人道：「小蘭兒，他要讀了書，好壞就很難說了，至少，不會像現在這樣，有一句說一句，全都擺在臉上了。」

佟林輕輕咳了一聲，道：「老前輩，難得俠駕到開封，我已經吩咐擺了酒，老前輩可否賞臉喝一杯？」

天雷老人伸手撿起了小斗子放在地上的玉牌，道：「小兄弟，你先收着，這玉牌，雖然不宜由你保管，你不知它來歷，也沒有足够的武功去保護它，一旦爲壞人所見，很可能會爲玉牌丢了性命。」

李小斗接過玉牌道：「老爺爺，這玉牌很值錢？」

天雷老人道：「是！很值錢，問題在識與不識了，如論它的價值，十兩銀子不少，百萬兩銀子不多，甚至連城金銀，也未必能買得到。」

馬回子聽得楞了一楞，道：「老前輩，你這麼一說，我反而聽得更糊塗了。」

這時，酒席已經重新擺好，佟林欠身肅容，讓天雷老人坐了上位，馬回子、李小斗，全都入了席。

天雷老人回顧了佟林一眼，道：「佟兄，你肯花兩百兩銀子買此玉牌，想已知道這玉牌的作用了。」

佟林道：「在下對江湖事，知曉有限，大俠在此，我又怎敢班門弄斧，只恐說錯了……。」

天雷老人道：「佟兄不用客氣，儘管請說，也好一解這位馬兄心中之疑。」

（欲知後事・請看下期）

231027

第四章 天雷老人





俠

臥龍生

佟林面有難色，但又不敢不說，輕吁一口氣，道：「老前輩，這一塊玉牌，可是久傳江湖的玉符令？」

天雷老人點點頭，道：「這一塊玉牌，正是傳寶的玉符令。」

佟林道：「晚進總算還沒有看走眼！」

天雷老人道：「佟兄，既然認出了玉符令，想必也早知他們的用途了？」

佟林頂門上突然出現了汗水，緩緩說道：「聽說，這塊玉符可以號令一部分武林人物。」

天雷老人哈哈一笑，道：「是啊！佟兄可知道能够號令些什麼人麼？」

佟林道：「這回，這個，在下就不太清楚了！」

天雷老人道：「佟兄，當眞是一點也不知道麼？」

在天雷老人目光逼視之下，佟林有些兒失措。急急說道：「知是知道一點，不過，對不對，在下就不知道了。」

天雷老人道：「老夫也想到佟兄知道一些，如是不知道玉符之用，也不會如此熱衷了。」

佟林取出一方絹帕，拭拭頭上的汗水，道：「好像這玉符令除了可以召請那些人聽令之外，還可以把玉符奉還給他們？可以要求他們爲你辦一件很困難的事情，也可以收他們一道豐厚的酬謝。」

天雷老人道：「那酬謝是多少銀子？」

佟林頭上的汗水更多了，這好像一個聲譽很好的人偶而作了一件虧心的事，却被人當面揭穿心中的羞愧，更甚於受到的傷害。

天雷老人已看出了佟林心中的焦急，不爲已甚的笑一笑，道：「也許佟兄不知內情，這塊玉可以收回萬兩黃金的酬謝。」

馬回子噯了一聲，道：「萬兩黃金，你老人家沒有說錯吧？」

天雷老人道：「沒有，我說的是最低的價值，如果你要他們付出更高一些的酬報，他們也一樣會答允你的要求。」

馬回子道：「好貴的玉符令啊！」

天雷老人道：「在他們而言，付些酬報應該是最輕的代價了。」

馬回子回顧了佟林一眼，道：「佟爺，這玉符令當眞這麼的珍貴麼？」

佟林道：「很珍貴，但珍貴到如此境地，在下就不太清楚了。」

李小斗突然站起身子，道：「奇怪呀！」

馬回子道：「奇怪什麼了？」

李小斗道：「這玉符令值這麼多錢，爲什麼他連一碗牛肉湯錢也付不出來！」

天雷老人笑一笑道：「這就是識與不識了，你不識玉符令，所以玉符令雖然在你手中，對你却有害無益！」

李小斗歎口氣道：「老爺爺，這玉牌如此値錢，我李小斗也沒有保護它的能耐，我看，還是你交給你們那一位保管？」

天雷搖搖頭，道：「李小斗，老夫和這玉牌的主人，有過相識之緣，不過，我們已經三十年沒見面了，這玉牌只是出於誠心的致送，抵押，却不能巧取豪奪，否則，一經查明，反受其害，而且，執符人有權，沒有人可以代你保管，除非，你把這玉牌送給別人。」

李小斗道：「如是，我把玉牌送了人，那書生找上門來贖玉牌，我又如何交待？」

天雷老人道：「這是一個結，你如想不出解它之法，玉牌仍然由你保管了。」

佟林望著李小斗手中的玉牌，忽然長長嘆息一聲，垂下頭去。

天雷老人望了佟林一眼，道：「你有心事？」

佟林苦笑一下，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在下見到玉牌時萌生出的一線希望，如今已經破滅了，不談也罷！」



馬回子道：「佟爺，開封府多虧你捨命一戰，保下了多年平安，道上人，那一個不對你敬重十分，你如有什麼困難、痛苦應該說出來，不用你佟爺出面，我馬回子振臂一呼，就能招呼個三五十個人，替你賣命。」

佟林搖搖頭道：「馬回子，你這份盛情，我只有心領了，你就算召請到開封府中的道上朋友助我，那也是螳臂擋車，無濟於事。」

天雷老人一直不肯開口，但小蘭兒却忍不住了，說道：「喂，你究竟有什麼事啊！怎麼不說出來聽聽？」

佟林苦笑一下道：「姑娘，咱們不說這些，來，喝酒吧！」

小蘭兒一嘟櫻桃小口，道：「我知道，你當著我是小孩子，問了也是白問，對麼？我讓爺爺問你。」

回頭望去只見天雷老人垂頭閉目，狀如老僧入定。

她明白，這是天雷老人不想問事的裝作，但姑娘話已經出了口，知道裝作不知道，叫道：「爺爺，你醒醒嘛！」

天雷老人似乎是睡熟了，小蘭兒連叫數聲，一直沒有叫醒天雷老人。

佟林道；「令祖也是旅途勞累，讓他好好的睡一會吧！」。招呼了兩個健僕，把天雷老人扶入了靜室之中。

小蘭沒有跟著去，却留在大廳之上。

佟林笑了一笑，道：「蘭姑娘，妳也去休息一下，我招呼兩個丫環帶你去。」

小蘭搖搖頭道：「不，我不累，我爺爺內功精深，更不會累！」

馬回子道：「歲月不饒人，老爺子一把年紀了，也許是眞的累了。」

小蘭道：「我知道，爺爺是裝的……。」

馬回子呆了一呆，道：「裝的，爲什麼？」

小蘭一字一句的說道「因爲他遇上無法解決的難題，所以，不得不裝作睡著了。」

天雷老人，在江湖之上，地位是何等崇高，除了這位小孩女小蘭，可以口沒遮攔的亂說一通之外，別的人就算是心中明白，也是不說出口的。

馬回子，皺皺眉頭，道：「妳爺爺天雷老人，在武林之中，地位崇高，人人敬仰，他老人家會遇上什麼難題呢？」

小蘭望望佟林道：「這要問他，現在，我們在場三人，只有二個人知道怎麼回事，我爺爺裝著睡覺了，這位佟大爺又不肯說，咱們自然都不知道了。」

馬回子急急道：「佟爺，咱老馬跟你相交，也不是三年兩年了，還有什麼事不能說的！」

佟林道：「唉！天雷老人都無法解決的事，我說了又有何用？」

小蘭道：「我爺不肯問你，那並不是表示他不管此事，只不過，他還沒有想出好辦法來，不肯輕易的開口罷了。」

馬回子道：「不管什麼事，你說出來，咱們聽聽，就算是不能幫忙，也可以幫你想個主意啊！」

小蘭道：「我爺爺也許知道了，但他總不會知道的太清楚，你說出來，我也許能和他老人家商量一下，至少，也可以指點你一條明路。」

佟林輕輕嘆息一聲，道：「馬兄，小蘭姑娘兩位執意要問在下倒是不便再賣關子了。」

馬回子道：「這才是啊！你請快些說吧！」

佟林道：「馬兄，兄弟大概是不久人世了。」

馬回子道：「為什麼？」

佟林道：「因為我有一個死亡的約會，還有三七二十一天，人家就會找上門了。」

馬回子道：「說了半天，還不是這麼回事，別人要尋仇而來，對麼？」

佟林道：「不錯，只是來的人非同小可。」

馬回子道：「不管來的什麼人，但螞蟻多了咬死象。不用你佟爺費心，趕明個，由我馬回子出面，約集開封府道上朋友，至小也集他個百二八十號人，他們武功高，咱們人手多，強龍不壓地頭蛇，和他們碰一碰，還不一定誰勝誰敗。」

佟林苦笑一下道：「要是能這麼幹，我早就準備了，還會拖到今天，本來我早就想開了，人生百歲，也不免一死，我無聲無息的一死，代解去這一段恩怨也就是了。但我沒想到看到了這塊玉符令，它帶給我多少希望，也帶給我求生的本能。本來，我認為小斗子就是那玉牌主人，希望他助我一臂之力。後來，知道他真的不是了，我又想取得玉牌，多一個機會，執這玉符令，盡二十六日之功，請到玉符令下的人相助，我應該多出些銀子，就算盡我家產，也是應該。但我不敢手面太大，怕引起你們的懷疑。」

馬回子道：「唉呀！佟爺，費這些心思幹嘛呀！我明天去招集人手，加上你鏢行的鏢常伙計，兩百號人不算難找，他們來上個十個八個的，咱們一個咬他一口，也把他們生吞了。」

佟林道：「馬兄的盛情可感，不過，武功一道，不是這麼個算法，來人也許只是三兩個，咱們三百人也一樣無法對付，除非，咱們能調動千軍萬馬。」

小蘭道：「你說了半天，還沒有說出來，找你麻煩的究竟是什麼人啊？」

馬回子道：「對啊！他們究竟是何方神煞」

佟林道：「陰風門。」

馬回子道：「陰風門？我怎麼從來沒有聽說？」

佟林道：「馬兄，身不離開封府，自然是不知道這個組合了，他們來去如鬼魅從風，殺人如折枝反掌，叫人防不勝防。」

馬回子道：「那他們究竟是人是鬼？」

佟林道：「人！不過，練成的人身武功像鬼一樣，所以取名陰風門。」

馬回子道：「鬼怕天日，他們不敢在白天行動吧！」

佟林道：「陰風門人大都是夜間出手。」

馬回子道：「那就好辦了，咱們白天睡覺，晚上都點燈火集中一處，跟他們接一場就是。」

佟林道：「接不過的，馬兄，何苦連累旁人？」

馬回子道‥「佟爺，你一向豪氣干雲，怎的此刻却沒有一點豪氣了。」

佟林道：「因為我和他們動過手，我知道他們的厲害。」

馬回子道：「不要緊，明天，我到大相國信去，聽說近日來了個駐廟的老和尚，是一個能知過去未來的高僧，咱們請教他一下，也許他有法子對付陰風門。」

馬回子這個人一向熱誠，佟林想拒絕，却無法說出口來，只好笑一笑，不再作聲了。」

李小斗突然取下身上的玉牌道：「佟大爺，這面玉牌我押給你了。」

馬回子一掌拍在大腿上，道：「對啊！我怎麼想了半天，就沒想到這面玉牌。」

佟林搖搖頭，道：「李小斗，謝謝你一片盛情了，事情不說穿，也許這面玉符令，眞能救我……。」

馬回子道：「現在不行了？」

佟林道：「說穿了，這玉符令的主人就未必會肯答應助我，再說，這是李小斗之物，我也不能接受。」

李小斗吮吟了一陣，道：「佟大爺，我明白了，我……。」

也想表達什麼，但却又表達不出，哦了一聲就未再說下去。

馬回子心中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要連開封府道上朋友，準備放手和陰風門中一拼。

李小斗，也有李小斗的想法，這玉符令如眞能救佟大爺，無論如何：應該幫這個忙。

小蘭一直未說話，他跟爺爺跑江湖，年紀不大，但見識可是不少，她聽人說過陰風門，也知道陰風門的利害，爺爺閉口不言，裝睡過去，想是早已瞧出了一點端倪，爺爺都不敢說話，她也不便妄言，這件事先得和爺爺商量一下再說。

佟林呢，一番希望茫茫，心中自然很失望，天雷老人的不多言揷手，更是使他感覺到生機全絕。

振作精神，陪幾人又說了一陣，小蘭先行告退。

馬回子和李小斗也起身告辭。

佟林意興蕭索，也未多延。

出了佟府，兩個人一路向店中行去。

這時，夜過三更，行人絕跡，兩人轉過一個街。突見一個人背影，站在街心，擋住去路。

（欲知後事，請看下期分曉）

隱俠

臥龍生



第五章 陰風門

這個人，明明是有意的攔住去路，但他却又不肯面對敵人。

李小斗心中有些奇怪，也有那麼一點兒畏懼，從中暗道：「這個人不知是人是鬼，爲什麼不肯轉過臉來對我們？」

馬回子却是很敏感。

他暗自忖思：剛聽佟林提起過陰風門，莫不成這就遇上了。

這等不肯以面對敵，實爲江湖之忌，有點兒輕藐對方，也有那麼一點自負。

馬回子暗暗運集了功力，冷笑一聲，道：「朋友，請讓讓路！」

那背立人穿着一身黑、完全黑的衣服、黑衫、黑褲、黑靴，連腰中橫束的一條帶子，也是黑的。

黑衣人開了口，聲音冷得像由寒冷地獄中吹出來的冷風，答非所問的道：「你叫馬回子！」

馬回子道：「開封府大街小巷，那個人不知道我馬回子！」

黑衣人道：「馬回子，我送你到一處清靜的地方去休息一下，至多一個月，你就可以回來這裏再賣你的牛肉湯了！」

馬回子道：「我爲什麼要休息？一個月不開張，要少賺不少銀子！」

黑衣人人道：「銀子容易，一個月你少賺多少，在下可以照樣賠償。」

馬回子道：「那不行，就算你能照數賠償，我如長久不開門，也會失去顧客的。」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馬回子，在下想請教你一件事情！」

馬回子道：「什麼事？」

黑衣人道：「個人的性命重要，還是銀子重要？」

馬回子道：「這話是什麼意思！」

黑衣人道：「一面是銀子，一面是你的命，如果兩者不能兼得時，你準備要什麼？」

馬回子頭有些暈，但他仍然明白話中意思，哈哈一笑道：「閣下是說，我馬回子要死了。」

黑衣人道：「你可以選擇，死或是不死！」

馬回子道：「我活得好好的，爲什麼要死？」

黑衣人道：「好！那就跟我走吧！」

馬回子道：「跟你走！」

黑衣人突然回過身子，出手如風，一指點中了馬回子的肩井穴。

他出手太快，馬回子又在驟不及防之下，突然被點中了穴道。

馬回子怔了一怔，道：「這算什麼？」

黑衣人一指點中了馬回子之後，人又轉了回去。

轉身出來，又轉回去，快如閃電一般，馬回子竟然沒有看清那人的面貌。

李小斗楞住了，他知道自己無法幫得上忙，事實上，他連發生了什麼事情也不太知道，只是呆呆的站在那裡，不知所措。

馬回子大聲吼道：「你當什麼英雄人物，有種的解開我的穴道，咱們好好地較量一番。」

黑衣人冷笑一聲：「馬回子，像你這樣的人，我如果想殺你，只不過是舉手之勞。」

馬回子道：「我不信。」

黑衣人又回轉身子道：「不信，也得信！」右手揮動，馬回子身子一軟，摔了下去。

李小斗大吃一驚，撲了上去，捉住馬回子道：「東家、東家，你……。」

黑衣人冷冷接道：「他沒有死，他還活得好好的，你想不想他死？」

李小斗伸手摸去，果然尚有呼息，仍然是很正常，不禁一呆，道：「他眞的沒有死？」

黑衣道：「你如不想他死，那就只有聽我的話。」

李小斗道：「做什麼？」

黑衣人道‥「揹上他。」

馬回子的塊頭不小，但李小斗還是揹得動。

在這黑衣人帶引之下，李小斗行入了一座宅院。

那是一座青磚建築的高大宅院，緊閉的黑漆大門，獸頭門環，門兩邊尚有兩個石獅子。

但李小斗背負着馬回子，無暇看的更細。

黑衣人帶着李小斗，行入了宅院之中。

李小斗從未進入這麼氣派的宅院，庭院廣大，夜色中隱約可見假山流水，一股濃厚的菊香，撲入鼻中。

過一道小橋，李小斗被帶入一座地窖之中。

地窖中的地方不大，但佈設還不錯，有一張木牀，一條方案，比起李小斗店裡的房間好多了。

李小斗把馬回子放在床上，地窖的厚重木門，砰然一聲關了起來。

馬回子心中明白，可是身不能動，又不能言，瞪着一對眼睛，望着李小斗。

李小斗長長吁了一口氣道：「東家，咱們這該怎麼辦呢！」

馬回子瞪着眼不能說話。

李小斗突然想到了自己身上的玉牌，立刻取下，藏在身上一處很隱密的所在。

他不過剛剛藏好，地窖的木門，又忽然大開。

三個黑衣人魚貫而入。

內有一個人，手中高舉一盞燈火。

三個人臉上都包着一塊黑色的面巾。

最後一個黑衣人，似乎是這三個人中的首腦，只聽他冷冷的說道：「李小斗，我有一個外號，叫作剝皮老七，你可要聽清楚……。」

李小斗點點頭。

剝皮老七道：「好！現在你回答我的問話，不許有任何一句謊言。」

李小斗又點點頭。

剝皮老七道：「你們認識佟林？」

李小斗道：「我師父認識，我是今天才認識的。」

剝皮老七有些佳評的點點頭，道：「好，佟林爲什麼請你們吃飯。」

李小斗道：「因爲佟大爺想買我一個玉牌。」

剝皮老七臉上出現了笑容，李小斗的坦白，使他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喜悅。

馬回子聽了，心中却是暗駡道：「小王八糕子，我如不是點了穴道，劈頭就給你兩個大耳括子。」

可惜，他不能，而且還無法阻止。

剝皮老七又繼續道：「對，小兄弟，你只要實話實說，包你有好處，咱們知道，你只是馬回子的店伙計，不是武林道上人，也不會武功。」

馬回子心中火透了，只是他難駡出口，在心中大喝道：「楞小子，你要是交出了玉牌，不要你的命才怪。」

只見李小斗點點頭，道：「是。」

剝皮老七道：「小兄弟，那玉牌現在何處？」

李小斗道：「被他們拿去了！」

剝皮老七，楞了一楞：「什麼人拿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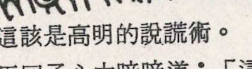
李小斗道：「我們東家拿去了！」剝皮老七道：「你說是馬回子？」

李小斗道：「是！東家拿去了，交給佟大爺，以後，又給了一個什麼雷老人……。」

剝皮老七道：「天雷老人……。」

李小斗道：「對！對！是天雷老人，他們交來交去，現在玉牌就在那個人手裡，以後我就不知道了。」

他說了十之八九的實話，但眞的玉牌在那裡，却說了謊言。



這該是高明的說謊術。

馬回子心中暗暗道：「這小子高明啊，看不出還大智若愚。」

剝皮老七道：「李小斗，你得了什麼好處？」

李小斗道：「兩百兩銀子。」

剝皮老七道：「你可知道，那玉牌值多少銀子？」

李小斗道：「大概三兩銀子吧！」

剝皮老七吸了口氣，道：「你如肯賣給老夫，我給兩千兩銀子。」

李小斗怔了怔，道：「可惜呀，可惜，我只有一面玉牌。」

經驗豐富的剝皮老七，竟然被老老實實的李小斗給騙了，而且騙得他深信不疑。

這就是太輕估敵人的緣故。

目光轉到馬回子身上，剝皮老七的語氣也突然冷厲，道：「讓他能够說話。」

一個黑衣人應聲出手，拍活了馬回子人穴道。

馬回子長長吁了一口氣，挺身了出來。

但他雙肩雙手仍被穴道所制，腿不能動手不能屈。

李小斗急道：「東家，你……。」

馬回子雖然是一條直腸子，但他也有着江湖閱歷的人，雙目一瞪，道：「滾一邊去，別給我丟人現眼。」

剝皮老七冷冷說道：「馬回子，這裡是陰司羅王殿人間處刑堂，別擺你牛肉店的威風，小心我火起來，剝了你的皮。」

馬回子道：「頭割下，不過碗大個疤，剝了皮，也不過是一條命，馬大爺，不怕這個。」

剝皮老七道：「好，你小子有種，說，那玉牌現在何處？」

馬回子道：「告訴你們，你們也不敢去取，玉牌現在天雷老人的手中。」

剝皮老七道：「天雷老人長了三頭六臂嗎！咱們敢來開封府，找上佟林，任何人咱們都敢碰他。」

馬回子道：「天雷老人現仍在佟府，諸位有種，儘管去找他。」

剝皮老七冷冷道：「馬回子，這話是眞是假？」

馬回子道：「千眞萬確。」

剝皮老七道：「李小斗不知那玉牌珍貴，兩百兩銀子賣了他，但你小子應該知道，爲什麼把他交給了天雷老人？」

馬回子道：「雖然知道它太珍貴，我馬回子自知無能保有它，所以才交給了天雷老人，也幸好交給了天雷老人——。」

剝皮老七一揚手，一個大耳光拍了過去。

但聞啪的一聲，馬回子半張臉突然腫了起來，一口鮮血，順着嘴角流下來。

李小斗急道：「東家，你，被打傷了——。」

馬回子怒道：「李小斗，你給我滾遠去，咱們離開了這地方，我就算不剝你的皮，也要數數你到底有幾根骨頭。」

剝皮老七哈哈一笑道：「馬回子，你可想試試我剝皮老七的剝皮手段麽？」

馬回子道：「儘管動手，姓馬的如果皺皺眉頭，就不算條漢子。」

剝皮老七道：「你很好……。」

回顧了兩個身邊站立的黑衣人道：「給我搜，搜的仔仔細細。」

兩個黑衣人一齊動手，果然是搜得十分仔細，搜得一點不漏。

但却沒有搜出玉牌。

剝皮老七的目光轉到李小斗的臉上，道：「李小斗，那玉牌可眞的在天雷老人那兒麽？」

李小斗道：「我不知道，不在天雷老人那兒，大概就在佟爺那裡了。」

剝皮老七點了點頭道：「馬回子，你給我等着，咱們去找佟林和天雷老人，如果找不到玉牌回來再好好剝你的皮。」

馬回子道：「你們眞敢去見天雷老人？」

剝皮老人道：「很快就有證明給你看，你有眼不識金鑲玉，認爲天雷老人，就沒有人敢碰他了！」

馬回子道：「好，我等着瞧。」

語聲一頓，接道：「你們是不是陰風門的人？」

剝皮老七道：「你還知道有陰風門？」

馬回子道：「算不得什麼大門事，我老馬今夜中，才聽佟爺提起。」

剝皮老七道：「馬回子，七爺現在不收拾你，那是因爲我們還未證實你的話，你那點微末武功，老實說，不值一提，咱們也沒有把你放在眼中，殺了你、放了你，都是一樣，但你如敢騙我，你會有苦頭吃的。」

話說完，轉身向外行去。

那提燈的黑衣人放下了手中的燈籠，最後出去，回頭上了兩邊的木門。

李小斗急忙行過去，掏出了絹帕，抹去了馬回子嘴上的血跡，道：「東家，我給你幫上忙了嗎？」

馬回子道：「他們用的點火法，你沒法子幫我。」放低了聲音接到：「收好玉牌，一旦被他們找到了，咱們都會丟了性命。」

李小斗點點頭。

馬回子道：「扶着我躺下去。」

李小斗扶着馬回子躺下去，只覺他雙肩、雙腿有如僵了一般，直挺挺的不能動彈一下，心中暗道：「這種穴法眞是厲害得很。」（詳情請看下期分解）

隱俠

第三章 陰風門



臥龍生



馬回子躺正了身子，低聲道：「小斗，咱們男子漢，應該有點氣慨，不論他們怎麼對咱們，都不能說出玉牌藏處，需知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爲什麼不死得光彩一些？」

李小斗道：「我明白，師父，但不過……不過……。」

馬回子道：「不過什麼？」

李小斗道：「這玉牌在我身上，遲早會被他們搜出來。」

馬回子呆了一呆道：「這倒也是，不能帶在身上，想法把它藏起來。」

李小斗點點頭道：「好！我想想法子。」

李小斗一直在盤算着如何把玉牌藏好，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間。

關閉的木門，突然間又被打開，兩個黑衣人行了進來。

他們帶着繩子，把馬回子綑了起來，但却把李小斗帶出了地牢。

李小斗被送入了一間雅緻的房間，室中紅燭高燒，一片通明，而香氣撲鼻，似乎是女人住的閨房。

房中有一張小桌子，上面擺了四盤菜，和一壺酒，兩雙筷子。

靠牆處一張紫檀雕花大床，鴛帳低垂，隱隱見帳中玉人橫陳。

李小斗呆住了，高聲叫道：「這是女人住的房間，怎麼把我帶到這裡？」

他從來沒有到過這樣的地方，心中實在有些害怕。

但兩個黑衣人沒有理他，回身帶上了木門。

李小斗轉身向外奔去。

剛剛到房門口處，瞥見紅影一閃，一條紅色的綾帶，飛了過來，纏住了李小斗的頸子上。

李小斗只覺呼吸一窒，人硬被拉了回來。

那一條紅綾帶，有如活的一般，李小斗人被拖回原地，忽然間鬆了開去。

李小斗眨眨眼睛看去，不禁一愣。

只見那低垂的鴛帳，緩緩分開，一個身披蟬翼薄紗，長髮垂肩，容色艷麗的女人，緩緩行出了帳幃。

蟬紗飄動，李小斗看到了凝如羊脂的肌膚。

只聽一陣銀鈴般的笑聲，傳了過來，道：「你可是叫做李小斗？」

李小斗忽然覺得自己的喉嚨有些發乾，嚥了一下口水，道：「是！我叫李小斗。」

長髮女子擧腿向前行來，她的腿抬得高了一些，衝破了蟬翼薄紗，笑道：「我也姓李，別人都叫我八姑娘，也有人叫我李八姑，不過，看起來，我比你要大上幾歲，你就叫我一聲八姐吧！」

李小斗看到了一隻渾圓的小腿，和一隻穿着紅綉花鞋的小脚，根本就沒有聽到那李八姑說些什麼。

那是一雙好小脚，尖尖的紅綉鞋，充滿着挑逗，雪白的小腿，是那麼圓潤、均勻。

天賦本身，使得李小斗這個從未接觸過女人的人，心中泛起了一種異樣的感受。

他呆呆的站着，望着李八姑出神。

李八姑已先行到了李小斗的身前，伸出了纖巧的手指兒，輕輕的點在李小斗的額角上，笑道：「小斗，不坐下來？姊姊陪你喝一盅。」

李小斗完全沒有了抗拒的力量，愣愣的受人擺佈。

李八姑拉着李小斗在身旁坐下，替他斟了一杯酒，道：「小兄弟，你和女人喝過酒嗎？」

李小斗搖搖頭道：「沒有。」

李八姑也倒了一杯酒道：「來，咱們先乾一杯。」

蟬翼薄紗下，肌膚如雪，再加上她身上散發出的淡淡幽香，美色眩目，李小斗已經完全沒有控制自己的能力，李八姑說什麼，李小斗就聽什麼？叫他喝酒，他就擧杯喝了個乾杯。

李八姑笑笑道：「小兄弟，你的酒量不錯嘛。」也喝乾了面前酒杯。

酒性很烈，李小斗幾乎嗆了出來，但他強忍着把一大口酒硬吞了下去。

李八姑伸出了柔滑的右手，輕輕的按在李小斗的肩上，笑一笑道：「小兄弟，你今年幾歲了？」

李小斗道：「我十九歲了。」

李八姑道：「十九歲了，那麼該娶媳婦了。」

李小斗搖搖頭道：「我沒有。」

酒作怪，再加李八姑那隻柔滑的手作怪，李小斗忽然感覺到全身發熱。

李八姑喝了那杯酒，臉上也泛起了一層紅暈，眉目間流現出一股媚態蕩意。

她雙目中似是射出了兩道火，火燒得李小斗全身不自在。

李八姑收回了按在李小斗肩上的右手道：「小兄弟，你想不想來次小登科？」

李小斗道：「小登科是什麼？」

李八姑道：「大登科金榜提名，小登科洞房花燭夜，明白點說，大姊姊看上你了，只要你肯聽話，今夜中你就可以試試小登科。」

李小斗道：「聽你什麼話？」

李八姑道：「那玉牌在那裡？交出玉牌姊姊就帶你……」

帶你作什麼呢？李八姑沒有再說下去，却回頭望望那張床。

對血氣方剛的李小斗而言，這實在是一件很難忍受的誘惑，他幾乎想交出玉牌。

但他忍下去了，他想到了馬回子的話，無論如何，不能說出玉牌的下落。

慾念和理性，展開了強烈的衝突。

李小斗搖搖頭道：「玉牌不在我這裡。」人却突然撲向了李八姑。

李小斗感到了那肌膚的滑膩，雙臂更加了幾分氣力。

李八姑像蛇一樣，柳腰擺動，忽然間，滑脫了李小斗的雙臂。

輕紗飄動，露出了幾乎全裸的玉體。

李小斗大喝一聲，餓虎撲羊一般，又向李八姑撲了過去。

李八姑身子一閃，李小斗却無法收住撲抱之勢，蓬然一聲，撞在木床上，只震得帳幃搖動。

李小斗感覺到小腹上一陣劇疼，也使迷亂的神智，忽然間清醒了過來，升起的慾念也消退了下去。

李八姑輕輕呼一口氣道：「小兄弟，你如不能交出玉牌，姊姊就無法陪你，快些告訴我，那玉牌現在何處？」

話說得很露骨，李小斗自然聽得明白。

他明白了，這一切都是爲了玉牌。

他又想起了馬回子的話，這玉牌，誠然是他們必得之物，可也是自己保命的東西，玉牌在對方的看法裡，重過了自己的性命。

李小斗不是很靈活的人，但他得馬回子的教誨之後，很快的醒悟過來。

李八姑逐漸失去了耐心，她不惜犧牲色相，用來對付這麼一個無名小子，心中早就有着很窩囊的感覺，但爲想問出玉牌眞正的下落，極力在忍耐着。

久久不聞李小斗回答之言，李八姑勉強裝出個笑容，道：「小兄弟，聽到我的問話嗎？」

李小斗道：「聽到了。」

李八姑道：「那就告訴我玉牌在那裡？」

李小斗道：「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不在佟大爺那裏就可能在天雷老人那裡。」

李八姑臉色一變，道：「臭小子，姑奶奶白給你看了大半身雪膚玉肌，你不明白那玉牌價值，佟林應該知道，天雷老人更清楚，有天雷老人在場，佟林就不敢取去玉牌，那對他們有害無益，佟林眞要吞了玉牌，就不會留下你這條命，那玉牌仍然在你身上，姑奶奶只好搜了。」

她迅速的穿上了衣服，高聲叫道：「大環、小環何在？」

門戶開處，走進來一個體肥如豬，和一個形貌似猿般兩個丫頭。

事實上，這兩個女人，都不好看，不但不好看，而且稱得上醜。第一個，身高肩寬，一身肥肉，李小斗幫馬回子殺過牛，看那個女人樣子，決不比一頭牛的份量輕。

第二個只到那大個子女人的前胸，瘦的像頭猴子。

兩個人齊立欠身，道：「八姑娘，有什麼吩咐？」

李八姑望着李小斗道：「這小子不識抬舉，給我剝光了搜查，找仔細些。」

胖的叫大環，一伸手抓住了李小斗。

李小斗本着一把氣力，但大環氣力更大，李小斗拼命掙扎，可是他遇上了大環。

瘦的叫小環，手脚快，動作巧，只見兩手揮動，連撕帶脫，片刻間，剝光了李小斗身上的衣服。

大環、小環搜的很仔細，但却找不出玉牌。

李八姑沉吟了一陣，道：「你聽着，你不過是一個跑堂端茶的店伙計，竟甘願捲入是非之中？不說出玉牌下落，你會遭受慘刑。」

李小斗無法反抗，但却有一股不屈的勁道，咬咬牙，道：「你們可以打死我、殺了我，但你們永遠找不到玉牌。」

李八姑怔了怔，換上了一付笑臉，道：「告訴我玉牌在那裏，我答應你的事，一定算數。」

李小斗不敢再看李八姑，索性閉上了眼睛。

李八姑皺了眉頭，道：「把他送給七爺，七爺就是剝皮老七，要七爺給剝了他。」

李小斗心頭震動了一下，怯道：「藏玉牌的地方，只有我一個人知道，我如是死了，這玉牌就無人知曉下落了。」

他沒有送給七爺，却又被送入地下密室，但室中却已不見馬回子。

想一想自己的際遇，馬回子大概也不會太好。

他沒有逃走的打算，他自己知道逃不了。

不知道過了多久，沒有人再來理會他，他覺得有些睏乏，不覺間睡熟過去。

一覺醒來，感覺腹中飢餓，但他却咬牙忍受着。

他想着，至少，他們會把馬回子送回來。

所以，很耐心的等着。

他等得睏倦了，又睡熟過去；睡醒後，又耐心的等着除了李小斗這樣的人，只怕很少有這樣的好耐心。

地窖中不見日月，也不知過去了幾個白天、黑夜。

李小斗約略算一算，至少該有兩日夜的時間。

他食量大，吃得多，但他很耐餓，一日夜不吃東西是常事。

但這時刻，他却餓得飢火如燒。

對李小斗這樣的人，飢餓是比毒打他一頓，威脅更大。

馬回子不見回來，再加上飢火難忍，終於使他萌生了逃走的勇氣。

站起身子，信步順石級向上行去。

緊閉的木門，輕輕一拉，竟然應手而開。

敢情門外竟未上鎖。

李小斗見到了天光，正是夕陽無限好的時分。

這地窖，就在大廳旁側，看青磚牆壁，綠瓦屋面，紅磚庭院，就知道這是一座大宅院。

李小斗緩緩向前行去，行過了一進院子，仍然不見人踪。

深宅大院，黃昏時分，靜靜的不見一個人。

李小斗忽然生出了恐怖的感覺，大叫一聲，拔腿向前奔去。

大環送他入地牢時，還給了他的衣服，雖然，衣服滿是塵土。

跑出了大門，穿越街巷，一直跑回馬回子開的牛肉店中。

店門仍然關着，這證明了馬回子還沒有回來。

李小斗打開店門，找些饅頭、牛肉，飽嘗了一些，坐下來靜靜的想。

這幾天來，經歷的事情，比他過去的十八年還要多一些。

也使他開始用心去想些事情。

馬回子沒有回來，那是兇多吉少了，這件事無法對別人說清楚，只有去找佟林，只有找到佟大爺，才算找到了靠山。

換了一套衣服，直奔佟府而去。

人還在十丈外，李小斗已瞧出了情形不對，好大的一座大宅院，只剩下殘垣、斷壁。

夜色中，仍然有餘燼、灰烟。

原來，佟府竟被火燒了。

李小斗心頭震動，但仍然壯着膽子向前行去。

劫灰、殘壁中仍然有人，而且很多人，那是官府中的衙役，和佟家的親友。

佟宅中也點起了燈火，挑着四盞風燈。

燈火慘淡，照着院中數十口並列的棺材。

一陣陣低泣的哭聲，傳入耳際。

不少官府中人，來回的走動、交談。

佟家在開封是名紳大家，慘遭這等大變，實在是一件震動人心的大案子。

李小斗在門外呆呆的望了一陣，才回身而去。

（第三章完）

隱俠



第四章 祕密

臥龍生

李小斗本來想打聽一下，這一場大火，都燒死些什麼人，但他心中實在害怕官府中人。

再囘到馬囘子的牛肉店，李小斗突然想到玉牌。

他醒來時太飢餓，餓得他忘記了一切。

他想見到馬囘子，但馬囘子如沉在大海的泥沙。

他想見佟林，可是，佟林那座大宅院被燒的只餘下了殘垣斷壁。

他沒有了依靠，沒有了仗持，以後的路，要他自己去走，不管多麼崎嶇。

李小斗開始用心去想很多事，由那個窮書生，付不起一碗牛肉湯的事想起，他留下了一面玉牌，事情就從這一面玉牌開始………。



無論如何，必須把那面玉牌找囘來，他爲了這一面玉牌，付出了太大的犧牲，那是好悲慘的犧牲。

換了一套過年穿的新衣服，也是他最好的一套，由枕頭下面，摸出了一些碎銀子，帶在身上。

天色已過了初更，他開始尋找那一座大院落。

他雖然在開封府很久，但却很少在外面走動，地勢不熟，但小斗有一股傻勁，不停的找，一直找到四更時分，才找到了那座大院。

大院中沒有人，靜靜的聽不到一點聲息，他壯着膽子，找到了那座地窖。

在地窖一角他挖出了那面玉牌。

這是藏玉牌的地方，沒有人會想到鬧出幾十條人命要找的玉牌，就埋在這地窖的一角。

他生像太老實，又帶着三分傻氣，任何人都想不到他也會耍花招。

藏好了玉牌，離開宅院，不自覺又走囘了牛肉店。

整個的開封城，就只有這個地方他最熟悉。

洗個臉，和衣躺在床上。

他開始思索，應該怎麼辦？

馬囘子這爿店，是不是，還要撑着開下去？如果是不開下去，他又要到那裏去？

囘老家，只有這一條唯一的路可走。

但馬囘子生死不明，佟林一家被殺，都是爲了這塊玉牌。

如若不是自己收了那書生這塊玉牌，就不會發生這些事情。

至少，馬囘子仍然在好好的開他的牛肉店。

他好恨自己，他要報仇，但却想不起如何個報法。

但他很用心的去想。

天快亮了，李小斗，仍然想不出一個報仇的辦法出來。

忽然間，他想到了大相國寺，曾聽馬囘子說過，那裏，他有一個好朋友，賣大力丸的華鐵拐。

華鐵拐，是個跛子，但功力很好，在相國寺賣大力丸，已經賣了十幾年。

李小斗像從黑暗看到了一個明燈，恨不得立刻去找華鐵拐。

但看東方，只不過是黎明時分。

好不容易，等到了日升三竿時分，李小斗急急的趕到了相國寺。

華鐵拐很有名，招牌很大。李小斗很容易找到了那裏。

那是一片不大的店面，華鐵拐剛起來，正坐在店中喝早茶。

李小斗鼓足了勇氣行進去，一個長揖，道：「你老可是華鐵拐？」

他常聽到華鐵拐的名子，但却一直沒有見過。

坐着喝茶的，正是華鐵拐，望望李小斗，道：「我是華鐵拐，你是………。」

李小斗道：「我是馬囘子牛肉店的伙計李小斗。」

華鐵拐突然放下了手中的茶杯，雙目中神光暴射：「聽說你師父又出了事？」

李小斗道：「是啊！」

華鐵拐道：「他現在何處，可是受了傷，你要找我去治傷。」一面說話，一面伸手拏起了身旁的鐵拐。

李小斗搖了搖頭，道：「我師父下落不明！」

華鐵拐皺皺眉頭，道：「生不見人，死不見屍？」

李小斗道：「師父好像沒有死，不過，不知道他被人弄到那裏去了？」

華鐵拐道：「怎麼囘事，你說清楚一些。」

李小斗沒有隱瞞，能說的事，全都說了出來。他相信華鐵拐，他是師父的好朋友。

華鐵拐聽得楞住了，良久之後，才緩緩說道：「佟林死了，聽說，一家人未留下一個活口。」

李小斗道：「我去看過，但那裏有很多官府中人，我不敢進去。」

華鐵拐點點頭，道：「你只要一進去，那就麻煩大了，幾十條人命，找起麻煩來，那可是够你受了…。」

語聲一頓，接道：「那玉牌現在何處？」

李小斗道：「在我身子。」

華鐵拐怔了一怔，起身掩上店門，然後，又把李小斗帶入了臥房中，才低聲說道：「拏給我瞧瞧？」

李小斗由貼身的衣着處，取出了玉牌，遞了過去。

華鐵拐接過了玉牌，這面看看，那面看看，只覺這塊玉很好，上面的圖案，雕刻的很精緻，但却實在瞧不出什麼奇怪，珍貴之處，珍貴的能值幾十條人命。

瞧不出歸瞧不出，但却不能在李小斗的面前丟人。

點點頭，輕輕的咳了兩聲，道「小斗，這東西，先放在我這裏。」

李小斗道：「華大爺，這個不行啊！」

華鐵拐道：「爲什麼？」

李小斗道：「因爲，這個玉牌很不吉祥，佟大爺，想玉牌，結果一家人，都被拖累進去，我們東家，也被拖累的生死不明，我怕也會拖累到華大爺。」

華鐵拐哈哈一笑，道：「小斗，這個你放心，別說出來，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就算是讓別人知道了，我華鐵拐也不怕什麼。」

李小斗道：「好吧，既然華大爺不害怕，那就放在你這裏，不過……。」

華鐵拐道：「不過什麼？」

李小斗道：「我要找我們東家，如何才能找到他，還要華大爺幫個忙。」

華鐵拐道：「這個不用你說，我自然會幫你的忙，等一會，我去找幾個朋友，要他們查查看。」

李小斗像一隻迷了途的小羊，這時刻，華鐵拐說什麼，他就聽什麼。」

華鐵拐倒是說辦就辦，收起玉牌，帶上店門，帶着李小斗直奔四海茶園子去。

四海茶園，也在相國寺中。

說是茶園，其實，也有小吃，煎涼粉，水煎包子，四海茶園不算小，上百號的坐位，已經上了八成座。

華鐵拐帶着李小斗找一處靠牆的桌子，兩個人剛剛坐好，已經有六七個人走過和華鐵拐打招呼。

李小斗心中暗道：這一次，沒有找錯人，看起來，這位華大爺很吃得開。

華鐵拐叫了兩盤煎包，一盤煎涼粉，道：「小斗，你慢慢的吃，我去和別人打個招呼，然後請他打聽你東家下落。」

李小斗點點頭。

華鐵拐跑到不遠處，一張大圓桌子上，那一桌坐了七八個人，都是小棉襖，棉套褲，腰裏横束一條青布帶子。

李小斗吃完了一盤煎涼粉，正在吃煎包，忽然間，人影一閃，眼前站了一個人。

定定神抬頭望了一眼，李小斗幾乎把吃下口的包子

吐出來。

想大叫，但一口煎包子堵住了他的嘴。

來人是剝皮老七。

他留給李小斗印象太深，李小斗一眼就認了出來。

剝皮老七的臉色本來很陰森，此刻，却擠出了一個笑容。

但他笑的很難看，就是黃鼠狼抓到一隻鷄的笑容。

緩緩在李小斗對面坐了下來，剝皮老七盡量使自己變的很和靄，低聲說道：「李小斗，想不想，去看看馬回子。」

李小斗看看四週的人，膽子壯了不少，道：「他在那裏？」

剝皮老七道：「離這裏不遠，只不過離兩條街。」

李小斗道：「我很想去看他……。」

剝皮老七道：「走！我跟你帶路。」

李小斗道：「可是我不敢。」

剝皮老七笑道：「不要緊，我要剝你的皮，早就剝了，用不着等到現在，不過，你如是不肯去，那就麻煩大了。」

李小斗道：「哦！」

剝皮老七道：「別看這茶園子裏很多人，我如要硬帶你走，也不過是舉手之勞，沒有人能够攔得住我，也沒有人敢攔阻我。」

李小斗道：「我知道，你很利害，常常剝人的皮，但總不能在這個地方，這家人的面前，剝我的皮。」

剝皮老七正想接口，華鐵拐却大步行了過來。

華鐵拐也是混世面的人，一看李小斗的臉色，就立刻心中瞭然，立時一提氣，單足着力，鐵拐離地，暗作戒備，道：「朋友，這是我華某人的坐位，你怎麼招呼也不打一個就坐了下來。」

剝皮老七緩緩回頭望了華鐵拐一眼，冷森一笑，道：「你不是相國寺賣大力丸的華鐵拐嗎？」

華鐵拐怔了一怔，道：「正是華某人。」

剝皮老七冷冷的說道：「你給我聽着，這裏沒有你的事，你給我走遠一些，越遠越好，多說一句話，就可能招來殺身之禍。」

華鐵拐道：「你威脅我？」

剝皮老七道：「不是威脅……。」

李小斗霍然站起身子，大聲叫道：「就是他，他叫剝皮老七，就是他擄走了我們的東家。」

華鐵拐道：「好啊！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告訴我，馬回子被你們抓到什麼地方？」

李小斗那一聲呼叫，再加上華鐵拐這麼一說，立時有很多人圍了上來。一大早坐茶園的人，十之八九都是遊手好閒，混混世面的人，無事還想找事，有事怎會放過去，片刻之間，圍上來幾十個人。

剝皮老七緩緩站起身子，低聲說道：「華跛子，你是壽星公上吊，嫌命太長了，好！閻七爺就成全你。」

華鐵拐道：「華某人吃米吃麵長大的，不是被人唬大的，你小子少給我來這一套。」

鐵拐一招，直搗過去。

閻七左手一招，抓住了鐵拐，右手突然推出，拍向華鐵拐的前胸。

這一招很普通，談不上什麼奇妙之處，但却很快，快的像閃電一樣，快的使華鐵拐閃避不開。

蓬然一索，擊中前胸。

華鐵拐突然向後倒去。

人摔倒在地上，口鼻中一齊湧出了鮮血。

不知什麼人突然大聲叫了起來，道：「出了人命，人命關天，不能放了兇手。」

閻七拍拍雙手，笑一笑道：「那個有種的上來。」舉步向前行去。

叫的人不少，但出手的人却不多，果然是沒有一個人敢攔他。

上百隻的眼睛，看到他緩緩離去，出了四海茶園。

一聲低沉的歎息，由人群中傳了過來，道：「好辣的手段，可惜，我不管閒事。」

不少人聽到了他的話，但却沒有一個去瞧瞧他是個什麼樣子的人物。

放馬後砲的人多，但眞敢出面管事的人却不多。

李小斗楞了一陣，才奔了過去，抱起華鐵拐，道：「華爺，我說過，那玉牌不吉利，你不肯相信，想不到也害了你老人家。」

盡管閻七很兇狠，但大白天，衆目睽睽之下，出手殺人，內心之中，實在也有些害怕，所以，放過了李小斗，沒有勉強帶他走。

華鐵拐睜開眼睛，緩緩說道：「孩子，拏去你的玉牌，我只怕不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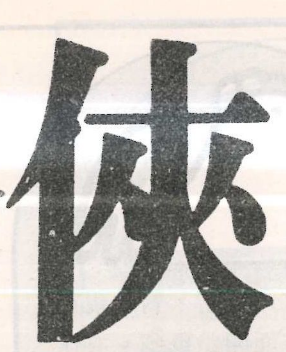
這不行，眞的不行了，眼睛一閉，倒地而逝。

這幾日來，李小斗經歷的事，都是他連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每一件事，都是那麼恐怖！他看到了很多接觸過他的人，一個個都倒了下去。

抱着華鐵拐的屍體，哭了一陣，擦乾了眼淚，伸手取出了華鐵拐的衣袋中的玉牌。

像李小斗這樣的人，除了哭一陣之外，實也無能處理這個局面。

忽然間，一隻手伸了過來，抓住了李小斗握着玉牌的右腕。



隱俠

第四章 祕密



臥龍生

李小斗吃了一驚，道：「你……」

他認為殺了人的剝皮閻王又回來了，但他目光觸到那個人時，立刻呆住了。

那是個年紀不大的人，穿着一件青布長衫。

他面目清秀，神態也很和氣，但眉宇間却透出一股堅強的神韻。

青衫人笑一笑，放開了李小斗的右手，道：「把你手中的玉牌給我看如何？」

李小斗內心沉痛已極，這玉牌帶給他太多的感傷，太多的不幸。他已對這面玉牌產生了厭惡。

他伸開右手，緩緩把玉牌遞了過去。

青衣人仔細的查看了一陣，臉上忽然現出一片誠敬之色，道：「果然是這面玉牌，能不能告訴我，你如何得到這玉牌！」

李小斗說出了取得玉牌的經後，嘆口氣，道：「我好恨這一面玉牌，我早該把它摔碎了！」

青衣人道：「不！你取得這面玉牌之時，心不存貪念，而且，也未用巧取、強奪的手段，你才能享受到這玉牌的好處。」

李小斗道：「我看不出它有什麼好處，但我看到很多悲慘的事了。」

青衣人道：「那是他們的存心不好，這玉牌乃玉中之精，可以避邪、保命。佩在身，冬生暖意夏生涼。」

李小斗淡淡一笑，道：「這麼好！那就送給你吧！」

青衣人道：「不！我不能要，你如持有這塊玉牌，就可能辦通很多你無法辦通的事。」

李小斗道：「我已經佩在身上很久了，但却沒有感受一點好處。」

青衣人道：「快了，快了……。」

他已看出來，李小斗是一個很渾厚的人，如若不變通一個法子，很難說服他再收回這塊玉牌。

心中念轉，口中接道：「現在，已經開始了。」

李小斗道：「什麼開始了？我怎麼瞧不出來呢？」

青衣人道：「現在，華鐵拐被殺了，你却抱着他的屍體哭過，只怕你很難再出這香案室了。」

這一點，李小斗倒是有些明白，死人經過了自己的手，至少，也要到衙門處落案問個供，不算勾結殺人的罪處，也要被拖上個半輩牢獄生活。

他害怕了，忍不住問道：「我如執有這面玉牌，又能如何？」

青衣人道：「就可以省去這些麻煩了。」

李小斗道：「如何一個省法？」

青衣人道：「你只要下令就行？」

李小斗道：「誰肯聽我下令？」

青衣人道：「我！現在只有我一個人，等一會兒，就會有很多人聽命了。」

一面把玉牌遞了過去，接道：「好好收存。」

李小斗接過玉牌：「我們先平安的離開這裡。」

青衣人一躬身道：「護牌四劍中的老三黃天教領面諭。」

他說得文縐縐的，李小斗也聽不清楚，不知再說些什麼。

黃天緩緩轉過身子，高平說道：「諸位近朋好友，華鐵拐被人殺死一事，諸位都親目所見，和李牌主全然無關，等一會官中人來，還望諸位口氣春風，美言幾句，不要把李牌主拖上，這裡有黃金十兩，那一位肯辦理華鐵拐的身後之事，這一塊黃金就為誰所有了。」

然後帶着李小斗離開了。

李小斗心中很奇怪，但他却沒有多事，他了解的事情太少，尤其是江湖中的事情。

黃天帶着李小斗，到了一座大客棧中。

李小斗沒有來過這座客棧，但他知道這座客棧是開封府最大的一家，叫做四海春。

李小斗被帶入了一座跨院之中，行入正廳。

正廳中坐着兩個人，都是二十四五的年紀，一個穿着深藍色湖綢長袍，一個穿着海色短襖棉褲。兩個人對坐着，眉宇間有着重重的憂苦。

藍衫人打量了黃天一眼，冷冷說道：「老三，這人是誰？」

黃天道：「一個貴賓……」

藍衫人怒道：「還有三日限期就滿了，你還有心情交朋友啊！」

那短裝人冷笑一聲道：「到時候四個人都要被困入水牢，二十年的水牢囚禁，誰也無法熬過去……」

黃天接道：「大哥，四弟，你們……」

長袍人一揮手，接道：「老四說的不錯，咱們四個人誰也躲不過。」

短裝人道：「我倒不擔心咱們哥四個的生死，只是拖累小公子，咱們就萬死莫贖了。」

黃天道：「大哥，四弟，聽我說，小弟已找到了玉牌。」

兩個人本來都在生氣，聞言忽然挺身而起，道：「你說什麼？」

黃天道：「找到了玉牌。」

藍袍人道：「這位李少兄就是玉牌主人了？」

短裝人道：「三哥，你看過了沒有？」

黃天道：「不但看過了，而且看得很仔細。」

藍袍人道：「眞是玉牌。」

黃天點點頭道：「是的……不過，這玉牌早已落入了這位李少兄之手，……」把李小斗得到玉牌的經過說了一遍。

藍袍人忽然對李小斗抱拳一揖，道：「見過玉牌主人。」

李小斗這幾年的生活都是伺候別人，從來沒有受過別人如此的敬重，一時間呆在當地，不知道如何是好。

黃天輕咳了一聲，道：「李兄，不要拘束，我們一共四個人，專門保護玉牌的，執牌的人也一樣受到保護，只要玉牌在你手中，你就算玉牌主人，我們負責保護玉牌，也負責保護玉牌的主人，你有什麼事，只管吩咐我們一聲。」

李小斗道：「我，我怎麼能够吩咐你們……」

輕輕吁一口氣接道：「我什麼都不懂，我可以把玉牌還給你們，我只希望你們做到兩件事，找到我們東家馬回子，和查出殺死佟大爺的兇手。」

藍袍人微微一笑道：「你執有玉牌，這麼吩咐了，我們一定設法辦到。」

黃天望了那藍袍人一眼，道：「李兄，這一位就是我們四劍中的老大，叫追飛劍韓寧。」

李小斗抱抱拳，道：「韓爺。」

韓寧道：「不敢當，不敢當，在下韓寧。」

黃天又指着那短裝人道：「這一位是老四，叫甘泰。」

李小斗又抱抱拳，道：「甘爺。」

甘泰一躬身，道：「執牌人太謙虛了，兄弟如何當受得起？」

李小斗輕輕嘆息一聲，道：「你們都知道，我只是賣牛肉湯的一個店伙計，我……」

黃天笑一笑，接道：「李兄，英雄不論出身低，至少，你現在就是玉牌主人。」

韓寧道：「這玉牌最大的價値，不在它的本身名貴，而在它代表的權威，誰持這面玉牌，誰就有一種權威，我們都是權威命令下的人。不過，持有這玉牌的人，必須有兩個條件。」

李小斗道：「什麼條件？」

韓寧道：「這玉牌可以酬謝、奉送，但不能巧取豪奪。」

李小斗道：「我是由一個吃飯書生的手中，取到這面玉牌。」

韓寧道：「我們已聽到你取到玉牌的經過，所以，我們已承認了你執有這玉牌的權威，李兄，你可以命令我們為你做任何事情。」

李小斗道：「我要找回我的東家，也要替佟大爺報

仇。」

韓寧笑一笑道：「我們聽到了玉牌落入開封的消息，我們四個人就立刻趕來，對開封近日中發生的事，我們已大概瞭解，但我們未見玉牌之人，不便出面干與，你既已出面，且有令給屬下，我們會全力以赴。」

李小斗道：「韓先生，我還想請你們給我查明一件事。」

韓寧道：「玉牌主人但請吩咐，我們能够做到的，絕不推辭。」

李小斗道：「我想知道天雷老人和蘭蘭姑娘是否也遇害了。」

韓寧道：「好，我們儘快給你查出來。」

黃天道：「李兄，這些日子裏，你一定很疲勞，好好吃一餐，休息一下，明天咱們再好好的談。」

李小斗不但有些疲倦，而且腹中飢餓異常。

吃了一頓很豐盛的午飯，然後倒頭大睡了一陣。

他這數日來到處奔走，用了不少的心機。

他這一生之中，從沒有去用心想過這樣多的事情，對李小斗來說，這比他做上三日夜苦工還要疲勞。

他的心定了下來，一覺睡到第二天日上三竿時分，才醒了過來。

他不過剛剛下床，大門呀的，黃天已推門而入。

黃天的身後，還跟着一個二十三、四歲的年輕人。

不待黃天的引見，那年輕人已搶先說道：「我叫鐵奇，排行老四。」

李小斗道：「鐵爺！」

鐵奇急道：「不敢當，不敢當。」

黃天微微一笑，低聲道：「李兄，你梳洗一下，咱們在外面廳中恭候。」

李小斗一面暗責自己貪睡，一面說道：「我就去。」

匆匆梳洗過後，趕往廳堂，韓寧、甘泰、黃天、鐵奇早已坐着恭候。

木案上，早已擺好豐富的早餐。

韓寧舉筷讓客，很快的吃過了一頓早飯，才低聲說道：「李兄，我們不用客套，也不以年齡相敍，你身懷玉牌，我們該以玉牌主人相稱，但爲了免去俗禮，我們稱你李兄如何？」

李小斗道：「這個，這個，好吧！但我要如何稱呼你們？」

韓寧道：「喊咱們的名字也好，叫我們排行也好，總之越隨便越好。」

李小斗也想不出什麼，只好點點頭。

黃天道：「李兄，昨天交代的事情，鐵老四已經打聽出來一個結果了！」

李小斗自己已忘了問過什麼，只好哦了一聲。

鐵老四道：「佟家老少，僕從，四十八口命案中，沒有天雷老人和蘭蘭姑娘的屍體。」

李小斗道：「那是他們還活着了？」

鐵老四道：「是，他們還活着，不過，他們可能被人生擒去了。」

黃天道：「陰風門中人行事狠毒，行蹤飄忽，我們目前還沒有找到他們落足之處，也無法確定天雷老人祖孫的生死了。」

韓寧笑一笑，道：「李兄，我們有件事想請李兄幫忙，不知李兄可否答應？」

李小斗道：「我能作到的，我一定幫忙。」

韓寧道：「我們找陰風門中人，但他們却在到處找你，只要你在酒樓茶肆地方出現，他們很快就會找上李兄。」

李小斗想到了四海茶園中的驚險之事，不禁吃了一驚，道：「我一個人？」

韓寧道：「自然不會你一個人？我們四兄弟，都會在暗中保護你。」

李小斗略一沉吟，道：「好吧！我要到那裡去？」

韓寧道：「四海茶園剛出過事，自然不宜去了，我看四季春不錯，地方大，人物雜，陰風門在那裏必有耳目。」

李小斗點了頭。

甘泰道：「李兄，爲了不讓陰風門中人起疑，我們要稍微改扮一下，不過，李兄可以放心，我們就在你身邊，決不會讓你受到傷害。」

李小斗又點點頭。

韓寧道：「他們如果和你談什麼條件，你盡管和他們爭執，不過，不能答應他們什麼。」

李小斗道：「好。」

黃天微微笑道：「李兄，千麼放心，我們有充分的能力保護你的安全，千萬不要害怕。」

李小斗苦笑一下，道：「我已經想過了，好多人丟了性命，或是行踪不明，都是受我牽連，我若不能救他們上來，替死者復仇，我活着也是不安的很。」（待續）



隱俠



臥龍生

韓寧道：「不知李兄準備幾時動身？」

李小斗道：「我想越快越好。」

韓寧道：「好！咱們立刻動身。」

在護牌四劍精密的安排之下，李小斗到了四季春的大廳中。

這是大飯莊，如若不是爲了玉牌，李小斗可能一輩子都沒有機會進來。但現在，他却是大客人。黃天、甘泰都經過易容，扮作兩個作生意的中年人，坐在李小斗旁側一個坐位上。

韓寧、鐵老四隨後登樓，分坐在李小斗的前後兩張桌位上。

李小斗穿了一身很光鮮的衣服，坐在近中一張大桌子上，叫了六道菜，一壺酒，一個人獨斟獨飲。

足足等過了一個時辰，仍不見有人找上來。

時間已快近中午，客人漸多，整座樓，四十多張桌子，已坐滿了客人。

李小斗心中十分焦急，但韓寧却一直施眼色阻止李小斗，示意他安心的等下去。

近午時分，客人很擁擠，只有李小斗這個桌位上空了十之七八。

一個穿着黑色長袍圍着白色圍巾的中年人，緩步行了過來。

這個人的穿着，在李小斗的眼中，定然是一個大商號的老闆。那黑袍人四顧了一眼，直對李小斗的桌位上行了過來。

李小斗心中暗道：「難道這人會是陰風門中人？」

心中念轉，那黑袍人已抱拳一禮，道：「這位兄台，可否賜在下一個坐位？」

李小斗道：「你請坐吧！反正這張桌子只有我一個人。」

他心中暗道：「這久不見陰風門中人來，大概是不會來了。」

黑衣人道：「多謝兄台，多謝兄台！」他舉手招來跑堂的，道：「伙計，這位大爺的酒賬算我的啦，再給我照這位大爺的酒菜來一份！」

跑堂的答應着吩咐下去，黑衣人却旁着李小斗坐了下來。

李小斗道：「初度相會，怎好要閣下請客，我瞧咱們兩便吧。」

黑衣人道：「樓上客滿，在下如非兄台賜坐，只怕連這頓午飯也很難吃到。」

李小斗道：「這個，這個——」

黑衣人笑一笑，道：「小事情，小事情，不值一提。」語聲一頓，接道：「還未請教兄台貴姓？」

李小斗心中一動，忖道：「我要說出眞實姓名，他們才會找到我。」當下接道：「在下姓李，李小斗。」

黑袍人怔了一怔，道：「李小斗？」

李小斗：「李小斗正是在下！」

黑袍人四顧了一眼，道：「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這幾句話說得太文雅，文雅得李小斗有些兒聽不明白。

但他已學會了掩飾，笑一笑道：「你是說，你在找我？」

黑袍人道：「在下有一位朋友，不知道李兄是否認識？」

李小斗道：「說說看，我認識的人不多，只要我認識的，一定記得很清楚。」

黑袍人道：「在下那位朋友姓馬。」

李小斗道：「是不是賣牛肉湯的馬回子？」

黑袍人道：「不錯，就是他。」

李小斗道：「那你知道我是誰嗎？」

黑袍人道：「馬回子的朋友？」

李小斗道：「我就是馬回子店子那端湯上菜的店伙計。」

黑袍人道：「那眞是巧極了，馬回子正要找你。」

李小斗道：「我也在找他，不過，找不到他在什麼地方。」

黑袍人原本一臉欣喜之色，突然冷了下來，李小斗太坦白，坦白得不用問他就先說明了身份。

這身光鮮的衣服，却和他身份不太配合。

難道這是一個餌？

但怎麼樣打量李小斗，却瞧不出一點懷疑之處，他太純樸，不像是那種說謊言的人。

黑袍人心中狐疑，李小斗又開了腔，道：「你眞知道我們東家在那裡了？」

黑袍人道：「知道，我如是不知道，怎會和你說起馬回子？不過——」

李小斗接道：「我東家有幾個好朋友，他們很有錢，花銀子不在乎，只希望把人救出來，你有什麼條件，只管說出來。」

黑袍人心中忖道：「這小子嫩得很，用不着我問，他會自己說出來。」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你們東家那幾個朋友，都在這裡了？」

李小斗道：「不在，他們沒有來，他雖有點錢，但却很怕事……。」

黑袍人接道：「你不怕事？」

李小斗道：「我也怕，但我沒有法子，東家待我不錯，我不能坐視不管。」

黑袍人四顧了一眼，但見滿樓酒客，似乎沒有人注意兩人的說話，膽子一壯，笑道：「你身上，是否已帶了銀子？」

李小斗道：「沒有，不過，不要緊，你只要告訴我，要多少銀子，我回去對他們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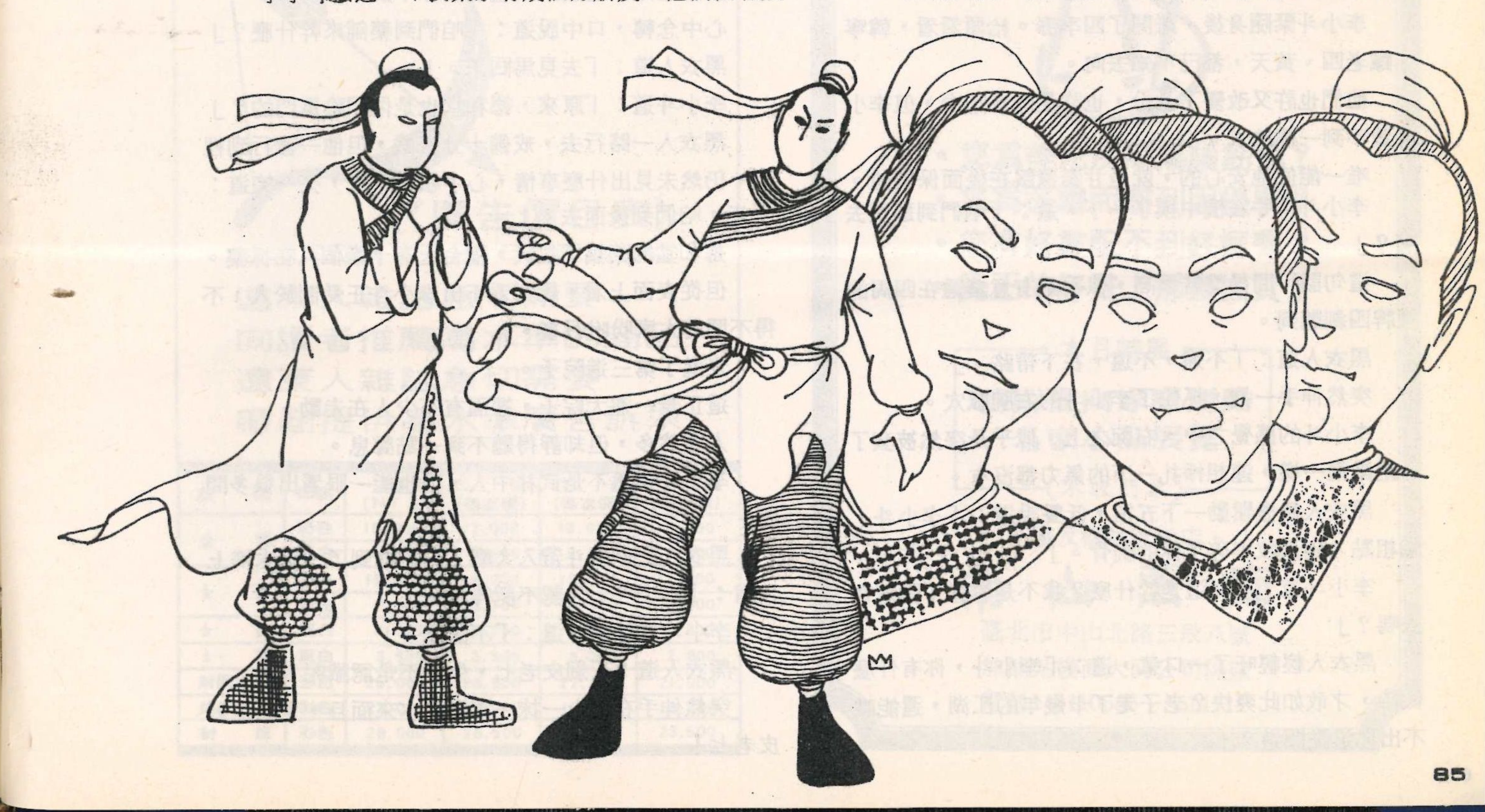
黑袍人道：「老弟，你別把我也看作陰風門中人，我只是受人之託罷了。我聽說他們希望要一面玉牌。」

李小斗道：「玉牌，不錯，我有一個玉牌。」

黑袍人道：『那就行了，你交出玉牌，我就要他們放了馬回子。」

李小斗道：「玉牌就在我的身上，不過，我不能把玉牌交給你，我要你一手交人，一手交出玉牌。」

黑袍人笑一笑，道：「李小斗，這樣吧，咱們一起



去見人如何？」

李小斗靜心聽了一下，不見有人反應，心中暗道：「學武的人，耳目特別的靈敏，我和這黑衣人的談話，他們都應該聽到了，但不知他們何以不肯表示意見？」

他希望四個人，能給他一點指示，應該如何？

但他却很失望。

忽然間，腦際中靈光一閃，暗道：「是了，他們一定是要我跟着這黑衣人走。」

這時，鐵老四、黃天已然站起身子下樓而去。

韓寧也跟着結賬離開。

整個酒樓中，只餘下了甘泰一個人，似乎是仍在暗中保護着他。

只見黑衣人笑一笑，道：「李小斗，你想不想先見馬回子一面？」

李小斗道：「想啊！」

黑衣人道：「可惜，我作不了主，我如能作主，我就把他帶到這裡來。」

李小斗道：「他雖然不能來，但咱們可以去啊。」

黑衣人道：「對，咱們可以去，但不知李少兄準備幾時動身？」

李小斗道：「我希望能早些見到我們東家，所以我希望是越快越好。」

口中說話，人已站起了身子。

黑衣人笑一笑，當先向前行去。

李小斗緊隨身後，離開了四季春。抬頭看看，韓寧、鐵老四、黃天，都已不知去向。

他們也許又改變了身份，也許是隱在暗中，但李小斗看不到一個熟人。

唯一能使他安心的，就是甘泰還跟在後面保護他。

李小斗伸手在懷中摸了一下，道：「咱們到那兒去啊？」

這句話，問得聲音很高，似乎是有意讓隱在四周的護牌四劍聽到。

黑衣人道：「不遠，不遠，在下帶路。」

突然伸手一抱，抓住了李小斗的右腕脈穴。

李小斗的感覺之中，右腕之上，似乎是突然被套了一把鐵箍一樣，連想掙扎一下的氣力都沒有。

黑衣人微微鬆動一下五指，低聲說道：「李小斗，識相點，別逼我捏碎了你的腕骨。」

李小斗道：「你這是幹什麼？我不是答應了跟着你去嗎？」

黑衣人輕輕吁了一口氣，道：「李小斗，你有什麼仗恃，才敢如此爽快？老子走了十幾年的江湖，還能瞧不出你這點門道？」

李小斗道：「仗恃？佟大爺都被你們殺了，開封府還有什麼人敢幫我的忙？」

黑衣人道：「哦！那你剛才說的全都是假話了？」

李小斗道：「也不是！剛才，我說的全是眞話，我已經想過了，你們只是希望得到那面玉牌，對不對？」

黑衣人道：「對啊！你終於想明白了？」

李小斗道：「我可以交出玉牌，但是我只希望一件事。」

黑衣人道：「你說吧，只要是能够辦到的，我們絕不推辭。」

李小斗道：「我的要求很簡單，我希望你們能够放了我們東家，然後，別再找我們的麻煩，我們要過平靜的日子。」

黑衣人仍然緊握着李小斗的右腕，並肩而行。

表面上看來，兩個人有說有笑，似乎是老朋友久年不見，在敍舊一般。

其實，李小斗有苦無處訴。

他被那黑衣人扣緊的腕穴，骨疼欲裂，但又不能不咬牙苦忍着。

兩個人轉過了一兩條大街，到了一家藥舖前面。

這是開封府有名的藥舖，名叫德和堂。

那黑衣人身子一側，竟然直進了德和堂。

李小斗呆了一呆，忖道：「這德和堂是幾十年的老舖，難道它是和這陰風門也有關係不成？」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咱們到藥舖來幹什麼？」

黑衣人道：「去見馬回子。」

李小斗道：「原來，德和堂也是你們陰風門的？」

黑衣人一路行去，戒備十分森嚴，但他一直行到裡面，仍然未見出什麼事情，心中頓然一寬，笑一笑道：「走，咱們到後面去。」

德和堂的藥舖子很大，櫃台上有十幾個人在抓藥。

但從表面上看，絕對看不出李小斗正受制於人，不得不照着人家吩咐行事。

走進了第三進院子。

這正是一進大院子，裡面有不少人在走動。

人雖然多，但却靜得聽不到一點聲息。

李小斗雖然不是武林中人，但也能一眼看出很多問題。

黑衣人把李小斗帶入大廳，一把推到了一張木椅上，道：「李小斗，你認不認得我？」

李小斗搖搖頭，道：「不認識。」

黑衣人道：「剝皮老七，你是不是認識呢？」

突然伸手在臉上一抹，露出了本來面目，果然是剝皮老七！

隱俠

第四章 秘密

臥龍生



李小斗吃過關七的苦頭，心中對他害怕得很，但流目四顧，却又不見韓寧、鐵寺、黃天、甘泰四人何在。

這樣深大的宅院，韓寧如若跟進來，李小斗一眼就可以看到。

關七打量了李小斗一眼，道：「李小斗，你可是想有人來救你？」

李小斗心中害怕又不善說謊，立刻應道：「是！」

關七哈哈一笑，道：「在酒樓上也許眞會有人救你，但現在，告訴你，不會有了，再說，目下開封府，我還想不出有什麼人能救你。」

李小斗鎭靜了一下心神，暗道：不知韓寧等四人是騙我的，還是他們只有跟上來，這一次他定然不會放過我，拼着一死，也不能把玉牌給他。

不給他唯一的辦法就是把玉牌摔碎。

想到摔碎，立刻從懷中取出了玉牌。

關七眼中的李小斗已經是煮熟的鴨子，量他飛不了。眼看李小斗取出玉牌，立時哈哈一笑道：「你小子這一會倒是開了竅啦！把玉牌交給我吧，七老子可以放你一條命。」

李小斗神情肅然的說道：「不要動，一動我就摔碎它。」

想不到李小斗會來這一套，關七不禁聽得一怔。

雙方還有四、五步的距離，如以關七武功而言，也許可以及時阻止李小斗，但他不敢冒個這險，李小斗一身好氣力，這玉牌眞要被他摔下去，一個搶救不及，就可以被摔個粉碎。

心中焦急，又不敢硬搶，只好說道：「渾小子，你不要命了，摔壞了玉牌我會活剝了你。」

李小斗冷冷說道：「你再往後退三步。」

關七還眞的聽話，向後退了三步，笑道：「李小斗，聽我說，你一個鄉下人，要這玉牌也沒用處，身懷此物，終日擔驚受怕，於你何益，咱們談個交易如何？」

李小斗道：「什麼交易？」

關七道：「我們送你一千兩銀子，你放下玉牌，帶着銀子回鄉下去，購置田產，討幾房妻妾，好好過你的日子去吧！」

李小斗道：「我不會信你的話。」

關七微微一笑道：「這一次是眞的，我把馬回子叫來，你們一起離去如何？」

李小斗沉吟了一陣，道：「好吧！你先去把東家叫來再說。」

關七道：「你答應了？」

李小斗道：「等我見了東家之後，還得商量一下才行。」只聽一陣格格嬌笑傳入耳際，廳中一側軟簾略動，李八姑風情萬種的行了出來，道：「小兄弟，咱們可眞是有緣啊？」

李小斗道：「妳……」

李八姑舉手理一理鬢邊的散髮，接道：「我上一次竟被你小兄弟給蒙了過去，唉！你要把玉牌交出來，華鐵拐也不會死，馬回子也不會被囚起來，再說遠一點，佟林一家人也不會被殺了。」

一面說話，一面向李小斗身旁行去。

李小斗如何能應付這個狡猾如狐的女人，一分心間，已被她欺近身側，一抬手，抓住了玉牌，

她動作快如閃電，李小斗只覺手指一緊，玉牌已到了李八姑的手中。

關七臉色一寒，冷冷說道：「李小斗，你這渾小子敬酒不吃吃罰酒，別怪關七要活剝你了…：」

忽然間人影一閃，李小斗身前多了一個人，是甘泰，護牌四劍的老四。

李小斗心中暗道：你來晚了一步，玉牌已經落入人家手中。

這本是他心中的話，但却不自覺的說了出來。

甘泰回頭笑一笑，道：「主人放心……」

目光轉到了李八姑的身上，冷冷接道：「妳知道這玉牌的來歷？」

李八姑很驚異甘泰快速的身法，也隱隱的瞄想到對方的來歷，但她心中有所恃，玉牌在她的手中。

心中念轉，口中笑道：「知道，不知道這玉牌的價値，咱們就不會化這麼大的心血找它。」

甘泰道：「妳既知玉牌來歷，也應該知道巧取豪奪這面玉牌是什麼罪名。」

李八姑笑一笑道：「我也知道，牌碎人亡，我如摔碎了這玉牌，護牌就必需自刎而死，小兄弟，你還年輕得很，死了未免可惜。」

甘泰道：「看來妳打聽得很清楚。」

李八姑道：「所以，我有恃無恐，小兄弟，你武功非凡，表現的身法也很驚人，不過，我不信你能從我手中奪去玉牌，而能使它完好無損。」

這時，大廳外又出現三個人，步履瀟洒的走進來。

是韓寧、鐵寺、黃天。

護牌四劍的人到齊了。

庭院中不少工人，雖然受到了一些震動，但却極沉得住氣，仍然照常做自己的事情，只不過偶而向廳中望一眼。

韓寧未理會李八姑，却對李小斗說道：「咱們不便由大門中硬闖進來，所以來晚了一步，使主人受驚，還望多多原諒。」

李八姑冷冷說道：「晚了一步，牌已在我手中。」

韓寧緩緩轉過臉去，望了李八姑和關七一眼，道：「老二，負責窗子和內室門戶，老三守住廳門，老四保護牌主。」

他眼睛望着李八姑手中的玉牌，口中却下令部署。

李八姑道：「你好狂，……」

韓寧淡淡一笑，道：「李八姑，妳認妳手中的玉牌是眞的麼？」

李八姑怔了怔，道：「難道是假的？」

韓寧笑一笑道：「不錯，護牌四劍既然找到玉牌，怎會再讓它失去，妳知道的，我們護牌身上都帶有一牌假的，以備不時之需，今天我們正好用上了。」

李八姑道：「李小斗身上玉牌既是假的，你們爲什麼要保護他？」

韓寧道：「牌不離主人之身，他有眞玉牌，只不過沒有拿出來。」

李八姑恨聲道：「看不出你這渾小子還會這一套手法。」李小斗：「我……我……。」

韓寧道：「不要怪持牌主人，他怎知江湖險詐，只不過我們把他身上的玉牌換了個地方，把一面假的換上去，他身上有兩面玉牌，一眞一假，不幸的是，妳取到了假的。」

李八姑仔細瞧了玉牌一眼，道：「我看是眞的。」

韓寧道：「那妳就捏碎試試吧！」

軟劍一抖，接道：「你們兩個人聯手而上呢？還是要車輪大戰？」

李小斗道：「韓兄，我要先救回東家。」

韓寧一躬身，道：「屬下遵命。」

目光又轉到李八姑的身上，接道：「看來，你們的運氣不錯，有了一線生機。」

李八姑道：「交出馬回子，你們立刻退走？」

韓寧道：「這要看持牌主人的意思了。」

李八姑吁一口氣，目光轉到李小斗身上，道：「渾小子，你聽到了沒有？」

李小斗道：「什麼事啊？」

李八姑道：「咱們放了馬回子，你們是不是立刻退走？」

李小斗點了頭，道：「是。」

李八姑道：「不能傷我們一個人？」

李小斗道：「也行。」

李八姑道：「七哥，去，帶馬回子來。」

關七應了一聲，舉步向外行。

韓寧軟劍一揮，削落了關七頭上一綹長髮。

關七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快劍，這一劍如是削向他腦袋，恐怕早已身首異處了。

駭然退後三步，舉手摸摸腦袋，不是血跡，才定下驚魂，道：「這是幹什麼？」

他有剝皮之稱，但自己面臨死亡時却是驚恐萬分。

這一劍也證明了一件事，在對方快如閃電的劍下，他們完全沒有還手的機會。

韓寧冷冷說道：「叫人帶馬回子來，玉牌主人沒有下令饒你們不死之前，別想離開此廳。」

這一劍雖然削向關七，但也嚇壞了李八姑，立刻高聲說道：「快帶馬回子來！」

片刻之後，馬回子果然被帶了上來。

剛鐵一般的漢子，數日之間，已被折磨形容憔悴，雙腿傷痕纍纍，步履蹣跚。

眼看馬回子的模樣，李小斗雙目中流下淚來，急急迎了上去，道：「東家，你……」

馬回子抓住李小斗道：「你又被他們抓回來了？」

李小斗搖搖頭，道：「我沒有，我是自己來的。」

兩個人口才都不太好，心中一急，更是說得條理不明，說了半天，李小斗才說清楚，馬回子才聽明白。

韓寧等耐性很好，一直靜靜的站着，等他們說清楚事情經過，才笑一笑，道：「請示持牌主人，如何處置這兩個人？」

李八姑道：「李小斗，你答應過不傷害我們的，男子漢大丈夫，說話可要算數。」

李小斗拭去淚痕，有些尷尬的說道：「我是答應過，但你們這樣折磨他，放了你們豈不是太便宜了？」

韓寧道：「牌主的意思呢？」

李小斗道：「讓他們吃點苦頭。」

韓寧應了一聲，道：「關七、李八姑，你們都聽到了，你們每人斬下一隻手吧！」

關七道：「砍下一隻手？這太殘忍了……」

李小斗道：「你們一夜間殺了佟大爺一家四十八口，難道就不殘忍？」



韓寧歙劍揮動，但見寒芒流轉，劍氣逼人。

劍芒斂收，耳際間却傳來了兩聲卜卜輕響。

那是關七和李八姑，兩個手掌落地的聲音。

鮮血噴洒，兩人的右手已然齊腕而斷。

馬回子呆了一呆，道：「好劍法啊！好劍法！」

他也練了幾十年的武功，却從未想到一個人能練到這樣高明的劍法。

關七、李八姑也夠狠，咬着牙，沒有呻吟出聲。

李小斗望望兩人斷腕處的鮮血道：「我們走吧！」扶着馬回子向外行去。

韓寧欲言又止，還劍入鞘，護擁李小斗大步而去。

李八姑，關七等幾人背影離去，才取出金劍藥，包敷傷口。

奇怪的是，庭院中有不少人，竟沒有一個人呼喝喊叫，也沒有人出來攔阻。

李小斗扶着馬回子回到了客棧，才想起忘了問天雷老人和蘭蘭的下落，嘆口氣，道：「不知天雷老人和蘭蘭姑娘如何了？」

韓寧笑一笑，道：「牌主沒有多問，在下又揮劍處置了他們，不便再質問他們。」

李小斗長嘆一聲，道：「那眞正的玉牌還在我身上麼？」

韓寧道：「是的，我們絕不敢欺騙玉牌主人，你何不在別的衣袋中找找？」

李小斗果然在另一個口袋中找出了玉牌，雙手奉給了韓寧，道：「韓兄，這玉牌還給你們吧。」

韓寧一躬身，道：「這個，爲什麼呢？」

李小斗道：「我是個平凡的人，不願捲入這等爭殺的旋渦，我是誠心的把玉牌還給你們，只希望你們幫我完成兩件事，第一件是救出天雷老人和他們孫女蘭蘭，第二件是替佟大爺一家人報仇，殺了元凶，致於我，立刻回到鄉下去，種田、拾糞，或是跟着我東家，換一個地方再開家小店，我不是江湖中人，很怕看到帶着血腥的爭殺。」

韓寧沉吟，道：「李兄的心情我們能體會得到，不過這事咱們只怕做不了主，我們只有保護玉牌的身份，却沒有執有玉牌的身份，李兄如果一定要交回玉牌，那只有兩個辦法，一個是把玉牌交還原來持有的人……」

李小斗接道：「我已經等了他很久很久，但却沒見到過他，世界遼濶，到哪裡去找他呢？」

韓寧道：「那只有第二個辦法了，我們把這裡發生的事情飛馬傳報回去，請示老莊主定奪了。」

李小斗道：「好吧，不論用什麼辦法，我只希望把玉牌交給你們。」

韓寧道：「在下會盡快辦這件事，不過，在沒有決定之前，李兄還是暫執玉牌，……」

笑一笑接道：「兩位請休息一下，在下告退了。」

韓寧退開之後，馬回子突然睜大了眼睛，道：「小斗，你這是什麼意思？」

李小斗道：「什麼事？」

馬回子道：「你眞要把這個玉牌送給人家？」

李小斗道：「是啊……這玉牌大有來歷，不是咱們這種人應該有的。」

馬回子道：「小斗，你救了我，我很感激。不過，你想到了沒有？你怎麼能救了我？那是因爲你有這面玉牌。像韓寧他們那樣的劍道高手，你就算想和他們說一句話，也說不上。現在他們爲什麼會對你那麼好？因爲你持有這面玉牌，他們對你尊敬，也不是尊敬你的人，而是尊敬這面玉牌。李小斗你交出這面玉牌之後，什麼都沒有了。」

李小斗道：「我知道交出了這面玉牌之後，我就又變成了李小斗，但我就是想恢復過去，恢復李小斗。」

馬回子歎息一聲，道：「小斗你年紀太輕，不知道利害，你認爲交出了這玉牌之後，他們就會放過你？」

李小斗苦笑一下：道：「東家，咱們拿到這玉牌，又有什麼意思呢？」

馬回子道：「小斗，這玉牌代表一種權勢，沒有這面玉牌，你就失去這些權勢。」

隱俠

臥龍生



李小斗道：「現在，我持有玉牌，也很有權勢，可是，我覺不出自己有什麼快樂，我們本來過着很快樂的日子，但爲了這面玉牌，使我們失去了快樂。」

馬囘子沉吟了一陣，道：「小斗，聽我說，你可以沒有見過這面玉牌，自然，也不應該持有它，但你既然有了，也捲入了這個漩渦，那不是交出玉牌，就可保無事了！」

李小斗道：「哦！」

馬囘子道：「小斗，這面玉牌，確非我們這樣的人所應持有，但你却持有了，佟老爺子沒有這一面玉牌保護，所以，他們一家人都被人殺了，那時，如果他持有這面玉牌，也許就不會有這一場災難了。」

李小斗迷惑了，瞠目結舌，不知所對。

馬囘子笑一笑，道：「我也贊成你交囘這面玉牌，不過，不是現在！」

李小斗道：「那要幾時，才可以交囘？」

馬囘子道：「辦完了我們的事。」

李小斗沉吟了一陣，道：「好吧！你年紀大，見識多，想的也比我周到，我應該聽你的話。」

馬囘子笑一笑道：「小斗，你怎麼能救了我？因爲你持有玉牌，關七、李八姑都被斬下了一隻手，而且，你都在場中，一旦交出玉牌，他們也會找你算帳。」

李小斗點點頭，未再多言。

馬囘子在客棧中休養了三天，得到了很好的照顧，傷勢很快復元。

這三天也很平靜，韓寧、鐵寺、黃天、甘泰，一直嚴密的保護着兩人。

第五天，中午時分，韓寧忽然對李小斗說：「持牌主人，你要求的事，我們幸未辱命……」

李小斗呆了呆，道：「我要求了什麼？」

韓寧笑一笑，道：「主人已經忘記了嘛？」

李小斗道：「我實在有些想不起來了。」

馬囘子緊張的問道：「是不是交囘玉牌的事？」

韓寧道：「願不願交出玉牌，那是主人的事了，在下不便多言。」

馬囘子心中暗暗的鬆了一口氣。

韓寧接道：「主人，請起程吧！」

李小斗呆了一呆，道：「咱們要走了？」

韓寧道：「主人的吩咐，我已大致辦妥，請主人去查驗一下。」

囘顧了馬囘子一眼，李小斗緩緩說道：「他可以跟我一起去嘛？」

韓寧道：「這要主人決定了！」

李小斗發覺了權勢的可貴。而自己的權勢，就建立在這一面玉牌之上。

他摸摸懷中的玉牌，站起身子，道：「東家，咱們去吧！」

客棧外面，早已備好了一輛華麗的篷車。

鐵寺、黃天、甘泰，已等候在篷車的前面。

篷車放下了垂簾，一股淡淡的幽香，撲入了鼻中。

李小斗從來沒有坐過這樣豪華的篷車，四周都是淡綠色的綾壁，下面鋪着粉紅色的毛毯，篷車的頂上，裝了一片白色的水晶，使得車中的光線十分柔和。

他從來沒有聞到過這樣的香味，一種雅淡的清香，像幽蘭，像臘梅。

馬囘子究竟是見多識廣的人，立時，發覺了這篷車中的香味有異，似是一個女孩乘坐的篷車。

心中奇怪，低聲說道：「小斗，你覺着有沒有什麼不對？」

李小斗道：「什麼不對？」

這時，篷車已快速的向前馳去。

馬囘子道：「這篷車中的香氣？」

李小斗道：「對，我也覺着有些奇怪，這什麼香味，我從來沒有聞過！」

馬囘子低道：「我也說不出是什麼香味，但這輛篷車，好像不是男人坐的！」

李小斗道：「不是男人，那是女人坐的？」

馬囘子點點頭。

李小斗道：「那得要他們趕快的停下來才行。」

馬囘子奇道：「停下來幹什麼？」

李小斗道：「咱們怎麼能坐女人的篷車？」

馬囘子笑一笑，道：「你執有玉牌，他們不會加害咱們，放心的坐吧！」

這是一輛很舒服的篷車，也很寬大。

李小斗伸展一下雙腿，以便坐得更舒服一些。

這是一段不算太短的路程，健馬奔馳如飛，片刻未停，將近了兩個時辰之久。

篷車四周，都有很厚的垂帷，根本無法看到外面的景物。

奔馳的篷車，忽然停了下來。

車簾掀開，韓寧滿臉微笑，道：「請主人下車。」

李小斗步下篷車，才發覺了篷車已經馳入了一座大宅院中。廣大的庭院，滿植着花樹，而且，打掃的十分乾淨。

韓寧輕輕呼了一口氣，道：「請玉牌主人到廳中待茶。」

李小斗哦了兩聲，緩步向前行去。一個穿着綠衣的少女，早已在廳門口處恭候，揮揮手，對韓寧說道：「你們一路辛苦，下去休息吧！」

韓寧一抱拳，緩步而退。

綠衣少女很美麗，李小斗從來沒有想到過世上會有這樣的美女。

她很年輕，只不過十六七歲的年紀。

只見她輕啓櫻唇，微微一笑，道：「主人，請！」

李小斗也從沒有聽到過那樣清瀝有如黃鶯一般的聲音，不禁一呆。

綠衣少女似是警覺到自己的艷色，吸引了李小斗，雙頰微紅，垂下頭去。

李小斗急急收斂了心神，舉步向前行去。

綠衣少女搶先一步帶路，把兩人帶入廳中，一張八仙桌前，道：「兩位請坐吧！」

那是兩個大師椅，舖着雪白的坐墊。

李小斗，馬囘子對望一眼，坐了下去。

綠衣少女囘身行去，片刻之後，捧來了一個玉盤，上面兩個扣着碗蓋的磁碗，道：「兩位用茶。」

李小斗看着馬囘子，學樣取下了玉盤上的磁碗，喝了一口，放在身旁的茶几上。

綠衣少女低聲道：「玉牌主人請稍坐片刻，我們姑娘立刻出見。」

李小斗道：「你們小姐……」

綠衣少女笑一笑道：「是，小翠只是一個丫頭。」

李小斗道：「你叫小翠？」

綠衣少女點點頭，道：「婢子叫小翠。」

李小斗心中還有很多話想問，但却不知從何問起。一時間，張着口，說不出一句話來。

小翠嫣然一笑，轉身而去。

馬囘子輕輕咳了一聲，低聲道：「小斗，端莊些，沉着一點，別鬧出笑話來。」

李小斗哦了一聲，趕忙正襟危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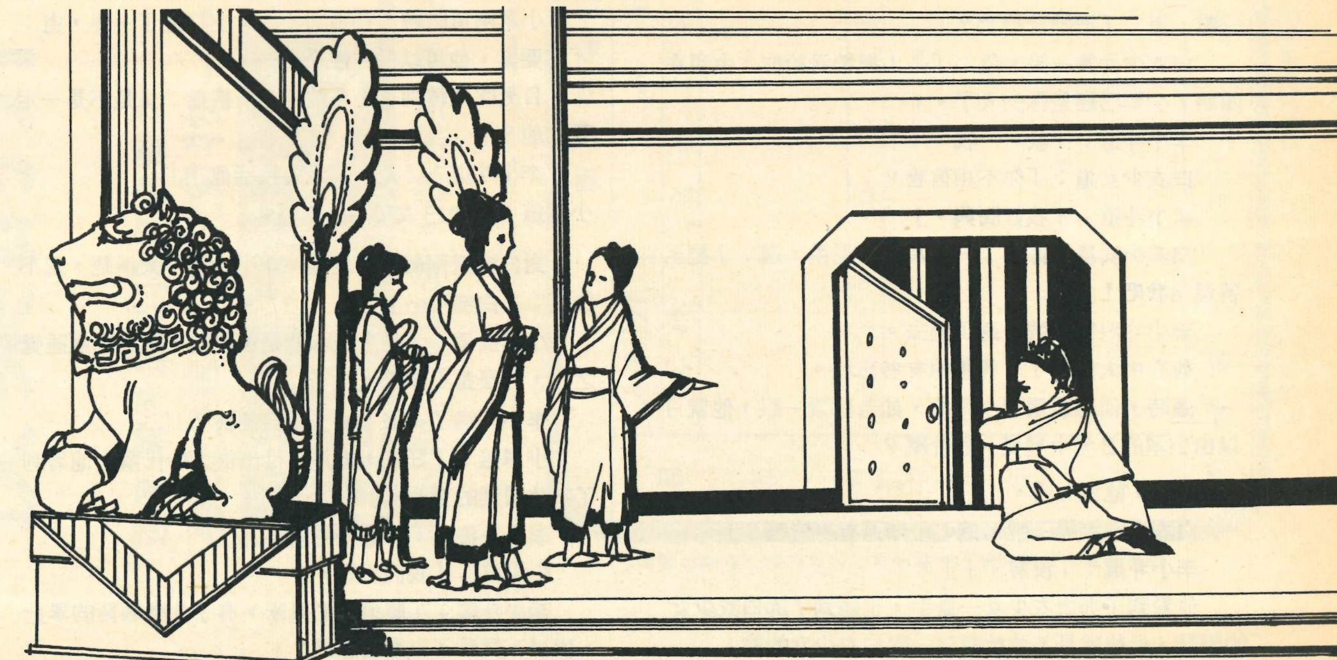
小翠已攙扶着全身白衣的少女，行了過來。

有了小翠的經驗，李小斗不敢再望那個白衣少女一眼，眼觀鼻，鼻觀心的端坐着。

隱隱間，感覺到那白衣少女，在他對面坐了下來。

只聽一個清脆有如銀鈴的聲音，傳了過來，道：「我聽韓寧報告說，李公子想交出玉牌。」

馬囘子心頭震動了一下。



正想開口，但却突然被兩道冷厲的神光逼住。

那是白衣少女的兩道眼神。

李小斗心中似是也有後悔了。但他確然對韓寧說過這樣的話，此時此情之下，却又不能承認下來。

只好硬着頭皮說道：「是！我對韓寧說過，要交還玉牌。」

白衣少女道：「哦，那很好！韓寧還告訴我，你希望我們替你完成兩個心願？」

李小斗道：「是！」

白衣少女道：「你能不能自己再說一遍呢？」

李小斗道：「好！第一件心願是救出天雷老人和他的孫女蘭蘭。」

白衣少女道：「他們已經安然脫險了。」

李小斗道：「第二件是替佟大爺一家人報仇。」

白衣少女道：「這一個，可以答應。」

李小斗道：「就是這兩件心願了。」

白衣少女道：「你還有第三件心願麼？」

李小斗搖搖頭。

馬回子吃了一驚，急急說道：「小斗，你自己的安全，難道就不是心願之一嘛？」

李小斗苦笑一下道：「我……我……」

白衣少女接道：「懷璧其罪，你交出了玉牌之後，就不會再有人找你的麻煩了，不過，你還可以再提出一件心願！」

李小斗突然伸手，指指小翠。

他本想說出把小翠給我，但話到口邊，却有些說不出來。

白衣少女怔了一怔，道：「你想要小翠？」

李小斗道：「不知道這件心願可不可以提出來？」

白衣少女回顧了小翠一眼，道：「可以，我把她送給你。」

李小斗似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伸手在腦袋上拍了一掌，道：「把她送給我？」

白衣少女笑一笑，道：「是！把她送給你，由現在開始，小翠已經是你的人了。」

李小斗道：「我……我……」

白衣少女道：「你不相信嘛？」

李小斗道：「我好高興。」

白衣少女緩緩伸出了一雙晶瑩的玉手，道：「把玉牌還給我吧！」

李小斗取出玉牌，遞了過去。

他心中太興奮了，興奮的有些忘我。

這時，他應該看看小翠的，如若他看一眼，他就可以由小翠的目光中發覺一些什麼？

可惜，他沒有看。

白衣少女接過玉牌，道：「你還有事情嘛？」

李小斗道：「沒有了！」

他看到了那白衣少女一雙手，也聽到了那白衣少女的聲音。但他就是不敢抬頭望一眼白衣少女的臉。

在李小斗的想像之中，那是一張絕美的臉兒，美得令人不敢逼視。

本來嘛！丫頭就這樣美麗，小姐，應該是更美了。

事情就這樣決定了。

白衣少女緩緩的站起了身子，在小翠扶持下，漫步而去。

李小斗甚至不敢抬頭看看那白衣少女的背影。

他只覺自己的雙頰在發燒，心在跳。

但他仍然感覺到那白衣少女和小翠一起走了。

在他的想法之中，小翠很快會回來的。

所以，他一直低着頭坐着，很耐心的等待着。

不知道過去了多久時間，李小斗覺着坐累了，才移動一下身子，低聲道：「東家。」

他連叫數聲，一直不聞馬回子 答之言，才覺着事情不對。

霍然由座位上跳了起來。

轉頭望去，只見馬回子倆坐在太師椅上，似是睡熟了過去。

李小斗心頭震動了一下，道：「東家，東家，你睡着了？」

伸手去拉馬回子的手臂。

只聽一個清冷的聲音，傳了過來：「別動他。」

李小斗急急縮回了雙手。

轉來看去，只見小翠一臉冷肅之色，站在身後五六尺處。

李小斗吃了一驚，道：「小翠，你……」

小翠信步行了過來，望着李小斗滿臉驚恐之色，輕輕歎息一聲，道：「不能動他，一動就會要他的命。」

李小斗道：「他怎麼了？」

小翠道：「受了傷。」

李小斗奇道：「咱與他好好坐在這裡，什麼人傷了他？」

小翠兩道眼神，在馬回子的身上打量了一陣，道：「不要緊，他可以保住性命……」

目光突然轉到李小斗的身上，接道：「是不是一定要救他？」

李小斗道：「是，一定要救活他！」

小翠道：「他已成了一個白痴。」

對白痴這兩個字的含義，李小斗還不太淸楚，忍不住道：「白痴……」

小翠接道：「是！白痴就是傻傻的，除了吃飯睡覺之外，什麼都不知道。」

李小斗哦了一聲，道：「為什麼？」

小翠道：「好奇，當然要付出很大的代價，他看到了不該看到的東西。」

李小斗接道：「妳……」

小翠道：「我們小姐。」

李小斗道：「難道我們東家，有了什麼輕薄的擧止，所以，受到了小姐的懲罰？」



隱俠

第四章 秘密

臥龍生

小翠道：「他看到了小姐，也看到了他不該看到的隱密。」

李小斗道：「我不是也看到了嘛？」

小翠道：「你不同，第一，你執有玉牌，可以保身，第二，你也沒有看到。」

李小斗道：「現在我們應該如何？」

小翠道：「稍候片刻再說吧！」

緩步行到馬回子的身側，右手揮動，在馬子的身上拍了兩掌，又取出一粒藥物，投入了馬回子的口中。

只見馬回子伸動一下雙臂，站起了身子。

李小斗低聲說道：「東家，東家，你好嘛？」

馬回子衝李小斗傻傻一笑，立刻又閉上了嘴吧！

李小斗呆住了，暗道：「莫非他眞的變成了一個傻瓜？」

他心中有着太多的疑問，但却一時間，又不知從何問起。

小翠低聲道：「小斗——」。

李小斗道：「嗯？」

小翠道：「你要我，準備怎麼樣發遣我？」

李小斗望小翠一眼，道：「我，我，我不知道！」

小翠緩緩說道：「你不知道……」

李小斗道：「我現在只想一件事……」

小翠道：「想什麼？」

李小斗道：「使我們東家不要變成白痴。」

小翠沉吟了一陣，道：「去吧！咱們先離開這裡再說。」

李小斗行到馬回子身側，扶着馬回子，向外行去。

廣大的庭院中，不再見一個人影。

但那輛豪華的蓬車，仍然停在院落中。

車上的健馬，仍然上着套。

但却不見了韓寧等四人。

小翠道：「扶你的東家上車。」

李小斗說不出心中是什麼感受，連小翠的美色，也似乎未放在心上了。

扶着馬回子登上了蓬車。

小翠也登上蓬車，放下了車前重簾，蓬車立刻向前馳去。

馬回子閉着雙目，倚在車欄上睡了過去。

李小斗的心中却感慨萬端，心境蕭索。

他發覺了很多事，都和自己的想像完全不同。

蓬車行馳了一陣，小翠回過頭來道：「我們要到那裡去？」

李小斗怔了一怔，道：「到那裡？」

小翠道：「是啊，我們總該有一個去處！」

李小斗道：「到那裡去？」

小翠道：「我不知道。」

李小斗道：「我心中只在想，如是沒有見過那面玉牌，仍然在開封城中賣牛肉湯就好了。」

小翠笑一笑，道：「那是過去的事了，現在你必須要面對現實。」

李小斗道：「哦？我們該如何？」

小翠道：「我們先找個地方住下來。」

李小斗道：「以後呢？」

小翠道：「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吧！」

李小斗道：「咱們要不要吃飯，要不要住房子？」

小翠道：「要，自然要。」

李小斗道：「可是，可是——」

小翠道：「你沒有錢，是嘛？」

李小斗道：「是！」

小翠道：「這個，不用你費心了。」

談話停止，蓬車繼續向前行去。

李小斗也不問馬車行向何處？只望着馬回子出神。

不知過了多少時間，蓬車倏然而止。

耳際間響起了小翠的聲音，道：「下來吧！」

李小斗扶着馬回子下了蓬車。

只見一座小巧的宅院，兩扇朱紅大門，已然打開。

李小斗低聲道：「這是什麼地方？」

小翠道：「你的家，也是我們的家。」

李小斗道：「我沒有這樣漂亮的房子。」

小翠道：「是我的，也等於是你的一樣。」

口中說話，人却進了大門。

李小斗扶着馬回子，行了進來。

小翠揮揮手，蓬車自行向前行去，然後，掩上大門加上了木栓，長長吁一口氣，道：「好啦，咱們可以在這裡住下來，至少，可以好好的休息幾天。」

李小斗呆呆的望着小翠，道：「你是說，咱們可以在這裡住下來？」

小翠嫣然一笑，道：「對，咱們在這裡住下來，這是咱們的家。」

李小斗道：「咱們的家？」

小翠又嫣然一笑，道：「是！是我的家，也是你的家。」

李小斗道：「是妳的，不一定是我的家，我只想和東家回開封去，再去開一個牛肉店。」

他口中說話，人却緩緩向後退去，對小翠似是有着極大的畏懼。

小翠輕輕吁一口氣，道：「你心中一定有很多的疑問，是嘛？」

李小斗道：「是！我有很多的疑問，也很害怕，那玉牌……」

小翠伸出手來，潔白如玉的雙手扶住了李小斗，道：「走！咱們到廳中坐下，慢慢的談。」

李小斗對那雙美麗的玉手，也似是有着畏懼，不自禁的向後退了一步。

但他還是被那雙玉手握住了手腕。

那是一雙柔軟如棉的手。

廳不太大，但却佈置得很雅緻。

雖然是一座小巧的宅院，但也有十幾個房間。

小翠讓李小斗在一張太師椅上坐下來，才舉手整一整頭上的秀髮，道：「小斗，要不要吃一點什麼？」

李小斗道：「我雖然有點餓，但我希望更能早些瞭解心中的疑問。」

小翠道：「好！你想知道些什麼，你問吧！」

李小斗道：「那位白衣少女是什麼人？」

小翠道：「是我們小姐。」

李小斗道：「是她傷了我的東家？」

小翠道：「是！」

李小斗道：「爲什麼？我還給了她玉牌，她爲什麼還要傷害人？」

小翠道：「因爲不該看到的事，却被他看到了。」

李小斗道：「他看到了什麼？」

小翠道：「看到了我們小姐。」

李小斗道：「我也看到了！」

小翠搖搖頭，道：「你沒有看到，你一直低着頭。」

李小斗緩緩站起身子，道：「看到了，又有什麼不對呢？」

小翠沉吟了一陣，道：「小斗，我們先談談我的事如何？」

李小斗道：「你，有什麼事？」

小翠道：「你問小姐把我要來，準備要怎樣安排我呢？」

李小斗道：「原來，我想和你廝守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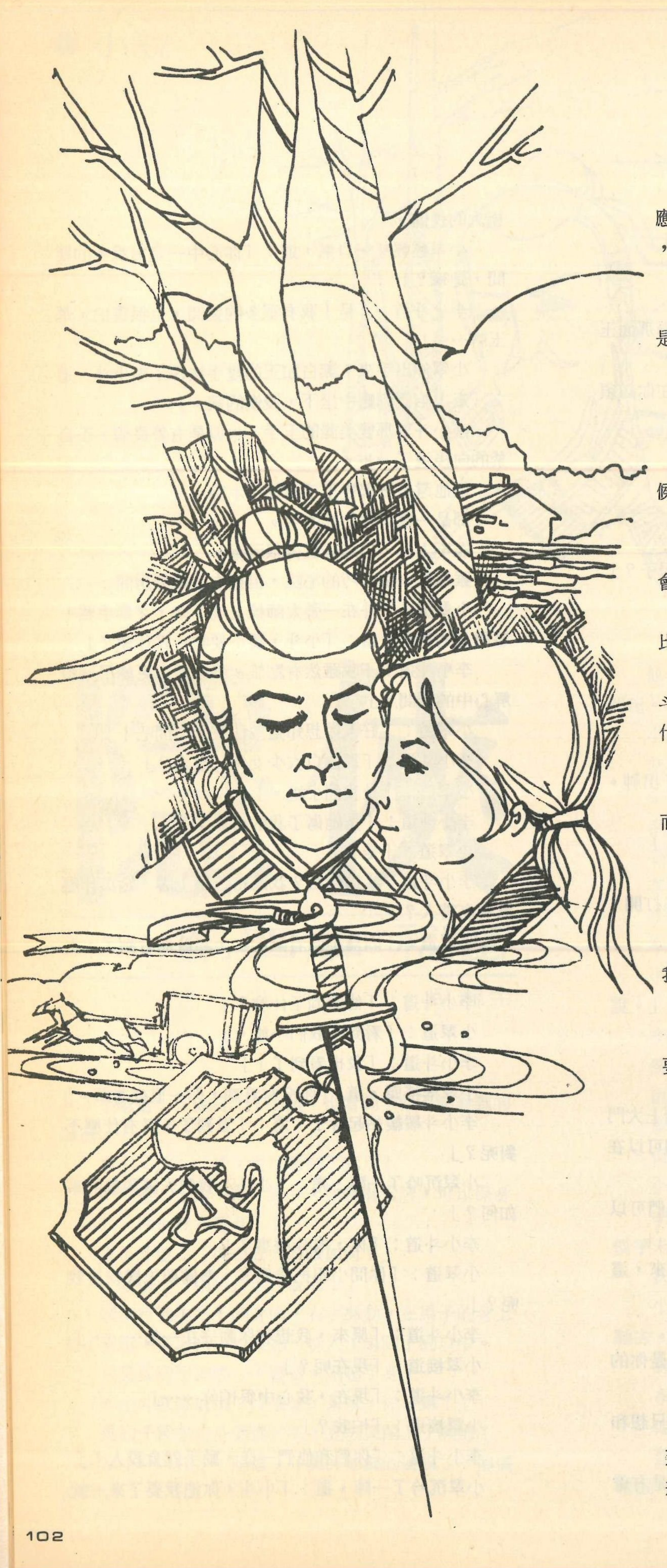
小翠接道：「現在呢？」

李小斗道：「現在，我心中很怕妳……」

小翠接道：「怕我？」

李小斗道：「你們和他們一樣，動手就會殺人！」

小翠沉吟了一陣，道：「小斗，你把我要了來，就



應該好好的待我，這件事，不能怪我們小姐的手段毒辣，只能怪你們運氣不太好，也怪你這位東家太好奇。」

李小斗道：「怪我東家太好奇？那是什麼意思？」

小翠道：「他看到了一些不該看到的東西，如若不是他太好奇，別再一直的看下去，也不會受到傷害。」

李小斗輕輕吁一口氣，道：「他看到了什麼？」

小翠道：「看到了……」

輕輕歎息一聲，接道：「小斗，等他清醒過來的時候，你自己問問他吧！」

李小斗道：「他會清醒過來？」

小翠道：「我如若不讓他清醒過來，只怕你永遠不會諒解我了！」

李小斗道：「小翠，這茫茫人世間，我只有這一個比較接近的人。」

小翠笑一笑，道：「好吧，我一定救他，不過，小斗，你要先想清楚，使他清醒過來之後，對他只怕沒有什麼好處。」

李小斗道：「為什麼呢？」

小翠道：「除非他能永遠不說出來他見到的隱密，而且，還要裝作目前的模樣，也許能逃過刼難。」

李小斗心中大奇，道：「小翠，他究竟瞧到了什麼，他和我坐在一起，我什麼都沒有瞧到。」

小翠點點頭道：「慢慢的，他會告訴你，老實說，我也不能很肯定他瞧到些什麼。」

李小斗道：「好吧，妳要幾時動手救他？」

小翠道：「現在。不過，救他的過程很繁複，只怕要兩三天的時間。」

李小斗道：「哦！」

小翠道：「現在，咱們談好我們之間的事了。」

李小斗道：「姑娘怎麼說，我怎麼聽就是了。」

小翠道：「不，你一定要心甘情願，而且，這決定，要你說出來！」

李小斗道：「好！……什麼事？」

小翠道：「你把我要來，準備做什麼？」

李小斗道：「這個，這個……」

小翠道：「大膽說吧，這裡面只有我們兩個人！」

李小斗道：「我要你來，原來想討妳做媳婦……」

小翠道：「現在呢？」

李小斗道：「現在，我不敢再有這個妄想了，妳是天上的月亮，我只不過是地上一塊小石塊罷了，我們相差得太遠了！」（待續）

隱俠



第四章 秘密

臥龍生

小翠笑一笑，道：「我不是天上的月亮，我是個女人，你也不是小石塊，你是個男人，你要我來，就應該娶我作媳婦，小斗，咱們成了親，就忘了過去的事，我們好好的作一對夫妻，我燒的一手好菜，我會好好照顧家庭，然後，咱們再生個孩子。」

李小斗道：「咱們怎麼生活下去呢？」

小翠道：「我有一些積蓄，咱們買些田，日子會過得很舒服。」

李小斗道：「佟大爺一家數十口的性命，那血海般的深仇，就不替他報了？」

小翠道：「我們小姐答應了，就不會失信，這不用你煩心了，有一天，你會知道這件事情。」

李小斗已經完全失去了主宰自己的能力，對目前處境，也有着無所適從的感覺。

小翠果然開始救治馬回子，她買了一罈陳年老醋，和一個大蒸籠。

李小斗不知道她如何動手，也知道自己無能爲力，索性不問。

但他看到小翠的忙累，燒滾了一罈醋，然後，把馬回子放入蒸籠中，蒸籠上面開了一個口，露出馬回子的整個頭。

馬回子像是睡着了一樣，臉上沒現出痛苦之色，也沒有呼叫之聲。

自然，李小斗不明白，小翠點了馬回子的穴道。

小翠站在大蒸籠的旁邊，手中執着一塊白巾，不停拭去馬回子臉上的汗水。

李小斗呆呆的站着。

他只有呆呆的站着，事實上，他幫不上一點忙。

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間，小翠才開了蒸籠，把馬回子移入一間房中，低聲道：「替他洗個澡，讓他睡一夜，明日就好了。」

不管李小斗是否相信，他已經沒有選擇的機會，一切都照着小翠的吩咐。

那一夜，李小斗一直守在馬回子床前。

李小斗在天亮時睡着了，醒來，已經是日升三竿。

馬回子不知道什麼時候醒來。

因爲，李小斗醒來時，馬回子已坐在床上。

他的臉上，帶着微微的笑意，好像昨天的痛苦已經完全離他而去，緩緩的說道：「小斗，我的神智雖然清醒了，可是我這一雙腿却不能動了……」

李小斗吃驚的接道：「爲什麼呢？我去問問小翠，她說過，要把你完全治好的。」

馬回子道：「這雙腿，不能走遠路，但在這房子裡走動一下還是可以的，唉！不用逼小翠了，她已經盡了心力……」



忽然馬回子改了話題，道：「我想，你們該早些成親，我已要小翠姑娘準備了紅燭，今天，你們就可以拜天地了。」

李小斗只有哦哦連聲，他實在不知應該如何。

李小斗成親了。

就在這座宅院之中，這宅院雖不大，但只住了三個人，還空了有六七間房子。

賀客只有一個人，馬回子。

他司禮，主婚，又證婚，但喜房中有紅燭，而且，客廳中也佈置得有些喜氣。

這是個很簡單的婚禮，沒有鼓、樂，沒有賀客，也沒有鬧新房的客人。

但李小斗却娶到了一個絕美的小媳婦。

在他記憶中，從沒有這樣美麗的新娘子。

小翠不但美麗，而且很溫柔，像一池清水般溫柔。

李小斗陶醉在溫柔之中。

小翠還很賢淑，很能幹，燒的一手好菜，也會一手好女工。

娶妻如此，夫復何求？尤其像李小斗這樣的人。

快樂的日子總是消逝得很快，不知不覺間，過去了一年。

小翠懷孕了。

李小斗也學會了體貼，他幫助小翠打掃庭院，到五里外的小鎭上購買些需用之物。

馬回子也過得很好，只是雙腿行動不易，所以，他一年之中沒有出過一次大門。

李小斗很滿意這種無憂無慮、神仙般的快樂生活。

馬回子也好像很願留在這裡終老一生。

匆匆又是半年。

小翠懷胎十月，很順利的生下一女。

很美麗的女孩子，八分像小翠。

望着愛女，小翠浮現了慈母的笑容。

小翠滿月之後，這個充滿着寧靜、快樂的家庭，開始有了轉變。

首先是小翠變了。

她仍然那麼溫柔、勤勞、美麗，但却少了一份常掛在嘴角的笑容。

這兩年多快樂的日子，李小斗多瞭解不少的事，而且，也學着認識了不少的字。

他發現小翠變了，變得沈默很多，有些時，抱着愛女，呆呆凝視，久久不發一言。

他沒有問小翠，因小翠對他仍是存着逃避之心。

他找上了馬回子。

馬回子坐在房中一張特製的輪椅上。

他臉色紅潤，精神奕奕，除了雙腿之外，看上去比已往還要健壯。

李小斗輕輕吁一口氣，道：「東家，這兩年多過得如何？」

馬回子笑一笑，道：「好！比在開封府中賣牛肉湯時好多了。」

李小斗道：「東家，只可惜你這一雙腿……」

馬回子笑一笑接道：「算不得什麼，不要爲我難過，我能有你這個好伙計，眞是前世修來的福氣，我現在很滿足。」

李小斗道：「東家，這日子如若能好好過下去，我一定好好的孝敬你，可是，這幾天，我發覺小翠的情形不對。」

馬回子笑一笑，道：「小斗，你眞的懂事多了。」

李小斗道：「怎麼？東家也瞧出來了。」

馬回子點點頭道：「不錯，我也早瞧出來了。」

李小斗道：「這件事，好奇怪，叫人想不明白是爲了什麼。」

馬回子道：「小斗，你不用知道太多的事情，一切都信任翠姑娘吧！她怎麼說，咱們就怎麼做，小斗，你有了如花嬌妻，也有了一個玉雪可愛的女兒，過了兩年多的快樂日子，應該滿足了，就是我這兩年多的平靜生活，也有着不虛此生的感覺。」

李小斗怔了一怔，道：「東家，你……」

馬回子接道：「小斗，小翠知道的比我們多，人也比我們聰明，一切都聽她的安排吧！」

李小斗站起身子，道：「不行！我得去問問她，究竟爲了什麼？」

馬回子道：「小斗，小不忍則亂大謀，這件事不可亂作主張，你要是一問，那豈不是攪亂了快樂生活的目的了嘛？」

李小斗道：「不能問？」

馬回子道：「不要問，該說的時候，翠姑娘自然會告訴你。」

李小斗頹然坐下，道：「對，她太苦了，我不能再驚擾她。」

馬回子：「對！眞有什麼困難來時，你也沒有解決之法，那又何必多問呢？」

李小斗經過一番開導，倒是眞的想通了，不再存問明內情之心。

時間又過去了數月。

小翠的愁苦越來越明顯了。

李小斗緊咬着牙關，仍然是沒有問起。

這一天，情形特別不同，李小斗早晨一起來，就發覺飯廳的桌子擺了一桌子菜。

小翠抱着孩子，早已坐在主位上，似是正等待着李小斗。

她懷中抱着孩子，雙目却望着屋頂出神。

李小斗愣了一愣，道：「小翠，怎麼一大早，就準備了這麼多菜。」

小翠緩緩回過頭來，微微一笑，道：「起來啦！快去洗個臉，今天，我要陪你好好喝一杯！」

快半年了，日夜的折磨，看上去小翠瘦了，臉上也隱見憔悴。

李小斗已明白，小翠有重要話說，匆匆漱洗回來。

小翠替他斟了酒，兩人乾了一杯，道：「小斗，算算看，我跟你從離開姑娘那天起，到現在多少年了？」

李小斗每天都在算着這個日子，於是衝口答道··「三年了。」

小翠道：「對，三年啦，這三年我過的好快樂，也證明了自己是個女人。」

李小斗聽出弦外之因，但却又不太明白，一時間，呆在那兒，不知如何回答。

小翠拍拍懷中的孩子，接道：「小斗，有一天，我如離你而去時，你要好好照顧丫頭。」

丫頭，就是李小斗和小翠的女兒。

李小斗呆住了，好久好久，才說道：「妳……爲什麼要離開我們？」

小翠道：「你該瞧出來的，半年來，我都在苦苦的想，希望能想出一個法子……」

李小斗接道：「想到了沒有？」

小翠道：「沒有，我一直想不出應付的辦法。」

李小斗道：「小翠，我早就瞧出來了，我沒有問你，其實，我心中也好痛苦。」

小翠道：「我本來不讓你知道的，但我不能控制自己，我捨不得丫頭。」

李小斗道：「小翠，今天是不是準備告訴我？」

小翠道：「是……時間到了，不能不告訴你了。」

李小斗道：「那究竟是什麼事啊？」

小翠道：「今天咱們會有貴客登門。」

李小斗道：「什麼貴客？」

小翠道：「還記得嘛？我們小姐。」

李小斗哦了一聲，道：「她來幹什麼？」

小翠道：「小斗，我也想不出會有什麼後果，她可能帶我走，也可能……」

李小斗接道：「怎麼樣？」

小翠道：「我也不知道，不過，一定會有事情。」

李小斗道：「什麼事情？」

小翠道：「眞要知道，咱們也可以準備一下了，但咱們無法想到小姐會如何處置這件事……」

又對乾了一杯酒，小斗接道：「不管如何，你必須記着我的話，這三年快樂的日子，很値得回憶，如不是爲了丫頭，我們可以做同命鴛鴦，但孩子太小，咱們不能棄她而去。」（待續）

隱俠

完結篇

臥龍生

李小斗道：「她把你送給我了，能再要回去麼？」

小翠道：「別說傻話，爭執沒有用，現在，我要告訴你如何照顧丫頭。」

她心中早有準備，半月之前，已改變呀呀學語的女兒的習慣，讓她試着改喝米湯。

她告訴了李小斗餵孩子的方法，笑一笑，又道：「小斗，不管發生了什麼事，你都不要管，別忘了，還有丫頭要你照顧。」

李小斗茫茫然的啊了一聲。

小翠放低了聲音，道：「小斗，在後園的小魚池中，我埋下了一個小箱子，那裡有很多的首飾、珠寶，大概足够你們父女、師徒過一輩子了，但你一定要記着，等我離開了之後，事情也平靜了，才能去取出來，然後，帶着丫頭，和你師父一起離開，走得愈遠愈好。」

生離死別，本就充滿着哀凄。

加上了丫頭，那個天眞活潑的小女孩子，使事情更多了一重凄涼、哀傷。

李小斗很想放聲大哭一場，但他強自忍了下去。

這些年來，他長大了不少，也知道了很多事，這時間，哭已經無補於事。

小翠再三叮囑；要小斗答允她，只可以袖手旁觀，不可從中作梗、多言！

李小斗只好答應。

然後，小翠把丫頭交給了李小斗，緊閉上房門。

她告訴李小斗，除非他們來了，不許驚擾她：她要好好的睡一覺！

李小斗心中明白她不是在睡覺，但却想不出她在作什麼？

也許夫妻們相聚無多，這時刻——也應該相擁纏綿，但小翠却一個人躲在房中。

三年啦！雖然日夕相聚，但李小斗想一想，對小翠姑娘的了解究竟還是不多！

他想叫門，忽然感覺到有很多話應該告訴小翠，但他又不忍驚擾她。

馬回子也躲在房中，緊閉着房門！

小翠太能幹了，她燒的一手好菜，一手好女工，所以佣人也未請一個！

整座的庭院中，一片淒清，給人一種寂靜的感覺！

只有丫頭，不時發出天眞笑聲，劃破小庭的寂靜！

要來的，總歸來了！

是太陽下山的時候，晚霞染紅了西方天際！

李小斗抱着丫頭獨坐在客廳中。

未聞敲門的聲音，却見兩個美麗的少女，緩緩行入了庭中！是個很美麗的姑娘，但李小斗未被兩人的美麗吸引，只是冷冷的看了兩人一眼，拍拍懷中熟睡的丫頭緩緩說道：「妳們來了！」

當先行入廳中的一個少女，穿着一身翠綠的衣服，笑一笑，道：「你是李公子？」

李小斗道：「不敢當，我是李小斗！」

綠衣女子道：「我叫綠雲，她叫秋霞！」

秋霞如火，穿了一身紅色的衣服！

李小斗道：「哦！兩位姑娘有什麼指教？」

綠雲笑一笑，道：「找人，小翠姐姐在麼？」

李小斗道：「綠雲姑娘，能不能告訴我，妳們找她有什麼事？」

綠雲道：「小翠姐姐沒有告訴你麼？」

李小斗道：「沒有，她什麼也沒有說！」

綠雲輕輕吁口氣，道：「李公子……」

李小斗接道：「不要這樣叫我，我當受不起！」

綠雲道：「唉！小翠大姐過去待我們很好，把我們當妹妹一樣看待，事實上，我們該叫你一聲姐夫——」

李小斗道：「那就用不着了！」黯然歎息一聲，道：「我想知道妳們來這裡要幹什麼，是不是要帶走小翠，妳們看到沒有，我抱的孩子，她叫小丫頭，她還小，她不能這樣子就沒有了母親！」

綠雲道：「姐夫，我們是奉命行事，不得已，你要多多原諒！」

李小斗忽然放下了懷抱中的孩子，道：「我身爲男子漢不能保護妻兒，……」

秋霞愣了一愣，道··「怎麼，你要和我們動手？」

李小斗道：「我知道，我打不過你們，不過，我也不能看着妳們帶走了丫頭她娘！」

綠雲道：「姐夫，那你要……」

李小斗雙手一背，接道：「我請妳們先殺了我！」

綠雲也呆住了，想不到，他說了半天，只求一死！

房門呀然而開，小翠緩步行了出來，道：「小斗，不要難爲兩位妹子！」

小翠穿了一身白色的衣裙，看上去更顯得有些幽悽！綠雲道：「小翠姐，我們來請妳回去！」

小翠點點頭，道：「小姐沒有來？」

秋霞道：「來了！」

小翠道：「在那裡？快帶我去拜見！」

秋霞道：「小姐在五里外面一個小亭中等我們！」

小翠道：「哦！她……」



綠雲低聲道：「小翠姐，小姐這幾天很憂愁，我看得出，她好像有些改變了心意！」

小翠道：「眞的？」

綠雲道：「小姐不願自已來，大約就是怕看你們夫妻分手時那份悲傷！」

小翠笑一笑道：「咱們走吧，別讓小姐等久了！」

李小斗忽然抱起了丫頭，道：「慢着，我也去！」

小翠一皺眉頭道：「不行，小姐已經給了我們很大的面子了，你不要不知足！」

李小斗道：「我有很多的話要問問她……」

小翠接道：「那更不行……」

綠雲接口道：「小翠，讓他去吧！」

李小斗道：「小翠，看在丫頭的份上，讓我去吧！咱們夫妻同命鴛鴦，妳眞的走了，我也活不下去！」

小翠嘆口氣欲言又止！

秋霞道：「小翠姐姐，我和綠雲姐都願意擔起這個擔子，要他去吧！」

小翠沉吟了一會道：「好吧！那就多謝兩位妹妹了！」目光轉注到李小斗的臉上道：「你可以去，不過，你要依我兩件事！」

李小斗道：「妳說吧！」

小翠道：「不許頂撞我們小姐！」

李小斗道：「好，第二件……」

小翠道：「不許對小姐撒野！」

李小斗點點頭。

一行人就離開了小巧的庭院！

五里外，一座淺山坡中，矗立着一座小亭！

夜色朦朧，李小斗只隱隱看到了亭中有人。

距離亭子還有四五步的距離，小翠已拜伏於地。

李小斗沒有拜伏下去，抱着丫頭，站在小翠身後！

他看到了四個人，韓寧、鐵寺、黃天、甘泰！

綠雲、秋霞行入了亭中。

片刻之後，綠雲行了回來，道：「小翠姐，小姐叫妳去！」

小翠應了一聲，站起身子，緩步向亭子中行去！

李小斗毫不猶豫，大步而行，緊隨在小翠身後。

綠雲臉色忽然變得很蒼白！但她沒有阻止李小斗！她心中很畏懼，而且形諸於色，但她却承擔了這個責任！

四個女婢環護着一個宮裝少女，坐在亭子中！

小翠又跪了下去道：「小婢叩見小姐！」

那宮裝少女冷冷說道：「妳好大的膽子，把他也帶來了！」

小翠道：「我，我……」

綠雲突然一挺胸，道：「回姑娘的話，是婢子同意李小斗來的。」

宮裝少女道：「好！好！我馭下不嚴，你們越來越自作主張了，秋霞，妳知不知道這件事？」

秋霞就站在一側，躬身回道：「婢子知道。」

宮裝少女道：「那妳也同意了？」

秋霞道：「是！」立刻跪了下去。

宮裝少女怒道：「咳，妳們好大膽子，明月，給我砍——」

一個女婢應聲而出，手中執着一把長劍。

夜色中，劍身散發着慄人的寒芒。

綠雲在發抖，秋霞也嚇得面如死灰。

小斗更是又怕又急，反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李小斗忽然大聲喝道：「住手。」

這一聲大吼，用盡了他全身力氣，也把懷抱中的丫頭驚醒，哇的一聲，哭了起來。

母女天性，正嚇得發抖的小翠，忽然站了起來，搶

過丫頭：「你嚇着她了！」

宮裝少女冷冷說道：「李小斗，你在對誰說話？」

李小斗道：「你！」

宮裝少女道：「你活得不耐煩了？」

李小斗道：「我得到了一枚玉牌，惹出了這麼多麻煩……」

宮裝少女接道：「很多人要殺你，我救了你，給了你妻子，你一點也不知道感激？」

李小斗道：「有一段時間，我很感激，但現在，我却恨妳。」

宮裝少女道：「恨我？爲什麼？我辦好了你交代的每一件事，我殺了關七、李八姑，毀了整個的陰風，替佟林全家都報了仇，也救了天雷老人的祖孫，你還了我玉牌，我替你做了這樣多事。爲此，我死了七個屬下，傷了十三個人，難道還不够嘛？」

李小斗道：「妳，妳都辦到了？」

宮裝少女道：「都辦好了，這些事，花了我近兩年的時間。」

李小斗道：「可是，你爲什麼硬拆散我們呢？」

宮裝少女道：「小翠來自隱密之家，我不能把她留在人間，她終歸要回去的。」

李小斗道：「可是，她已經是我的妻子，我不能離開她。」宮裝少女道：「她不是屬於一般的人，她長在神秘的地方，必需要回那裡去，留下她，就留了隱密之家的線索。」

李小斗道：「妳們是神？是鬼？還是人？」

宮裝少女道：「當然是人？」

李小斗道：「是人就一樣，不論你們來自何處，居住何地，都不能不講道理……」

宮裝少女怒道：「我和你說不清楚，韓寧，給我攆出去。」

韓寧應聲出手，一個箭步，抓起了李小斗，高高舉在頭上。

只聽到一個清亮的聲音，道：「暫時住手。」

隨着話聲，出現了天雷老人。

宮裝少女道：「天雷老人……」

天雷老人道：「正是老夫。」

宮裝少女道：「你要管這件事？」

天雷老人笑一笑，道：「不敢，在下替夫人送人來了。」

宮裝少女道：「什麼人？」

天雷老人道：「高展，眞正的玉牌主人。」宮裝少女道：「他在那裡？」

天雷老人道：「老夫立刻可以交人出來，不過，我要向姑娘求個情。」

宮裝少女道：「談條件？」

天雷老人道：「這愣小子說得不錯，天府之家，也在這個世界上、也是人，姑娘不肯留下小翠，不過是怕天府之家的隱密，洩露於人間，其實，你們每年出山，積修善功，這已經算不得什麼隱密了！」

宮裝少女道：「就算有人知道天府之家，但也只是知道一點皮相，但小翠在那裡長大，知道的太多。」

天雷老人道：「姑娘肯給老夫一個薄面，老夫擔保她不洩露天府之秘。」

小翠抱着孩子立刻跪下道：「小姐，如肯留下小婢，小婢會忘去過去的事。」

宮裝少女沈吟了一陣，道：「好！天雷老人，這件事，你願擔保？」

天雷老人道：「老夫擔保！」

宮裝少女道：「韓寧，放下李小斗。」

韓寧應聲放下，退回原處。

宮裝少女道：「天雷老人，你可以交出他了。」

天雷老人提高了聲音，道：「蘭蘭，帶高公子到這裡來。」

蘭蘭帶着高展，緩步行了過來。

說是帶，不如說是拖，高展似乎是不願意來，但他無法掙脫蘭蘭扣在他腕上的玉指。

李小斗見到了高展，道：「這位公子，你那面玉牌……」

高展歎口氣：「很抱歉，兄弟，蘭蘭姑娘已經告訴我了。」

宮裝少女道：「哼，玉牌又回到天府之家了！」

高展笑一笑：「你們的規矩太嚴格了，如是我能有所選擇，也不會拿玉牌換一碗牛肉湯喝了。」

宮裝少女道：「你現在做何打算？」

高展道：「好像只有和妳一齊回到天府之家，認罰去了。」

宮裝少女站起身子，道：「絲雲、秋霞，你們帶着他走。」

當先出亭而去。

他們去了，帶走了高展。

亭外，留下了李小斗、蘭蘭、小翠和天雷老人。

李小斗回顧了小翠一眼，道：「妳留下來了。」

小翠道：「是！我們永遠不會再分開了。」

李小斗道：「像一場夢一樣。」

小翠道：「這本來就是一場夢，剛才咱們什麼都沒有看見。」

李小斗道：「我都看到了，那是眞人眞事。」

天雷老人的聲音由遠處傳了過來，道：「小翠姑娘，這小子有點愣，可是不傻，你要給他說清楚些，別忘了老夫是妳的保人。」

小翠道：「晚輩知道，多謝老前輩。」

李小斗回頭看時，天雷老人和蘭蘭，早已走得沒了影子。

長長吁了一口氣，伸手抓住了小翠，道：「小翠，我只看到了妳和丫頭，其他的，什麼我都沒有看見。」

小翠伸個手指兒，點在李小斗的前額，笑道：「我看你一點兒也不愣啊！」（全文完）